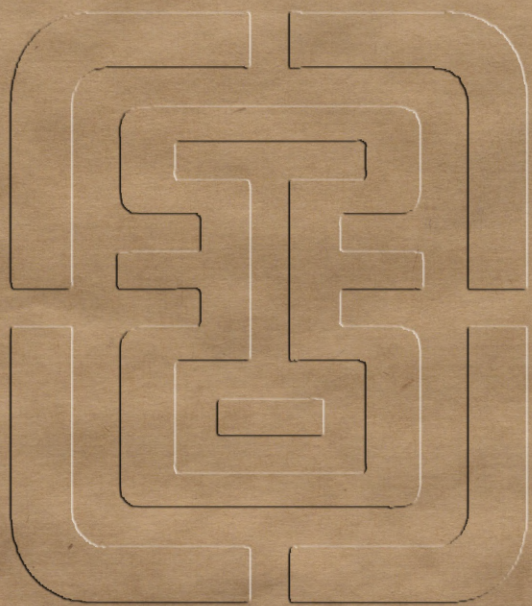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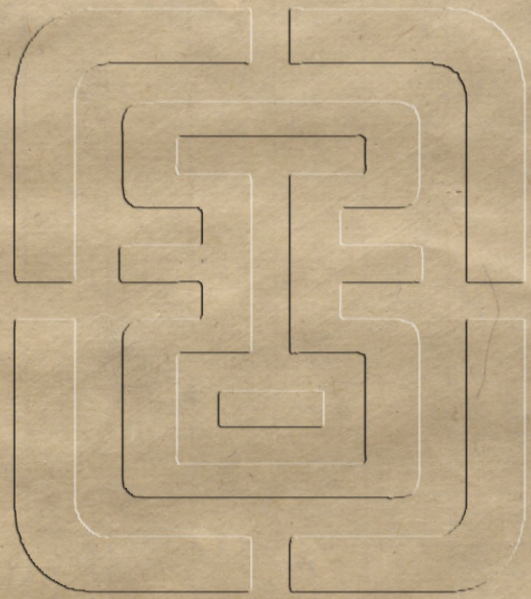




二百八十六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八十四

書古微五

邵陽魏源默深著

釋道北條河水

問兩山之間必有大川長江大河既爲三幹中之大界水自當各有天然入海之道而尸子言古者龍門呂梁未闢以前河出孟門之上是禹河皆冒中幹山脊由於開鑿竟莫知大禹未鑿以前古河故道安在者何曰洪水以前古河故道書傳無徵核以雍冀山川脈絡亦無路可尋然傳言堯有九年之水是九載以前無洪水也孟子言堯時洪水橫流氾濫於中國使禹治水然後中國可得而食是堯以前古大河由塞外不入中國故三皇五帝之世與堯卽位初年皆未聞懷襄昏墊也此天地氣運

之大變蓋顛頊絕地天通為古今天人一大界限堯時塞外之
河忽伏流潛行冒出於中國之積石此古今水地一大界限其
時百川沸騰高岸為谷渭洛相鬪不知作何狀非神堯在上神
禹在下斷不能澹此非常之災故禹功在萬世也至河既入中
國以後則惟有因勢利導輔相裁成除闢龍門更無別法而漢
書齊人延年乃上書請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
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云云不知陰山千里亘障其外此
悠繆之論使其可行大禹何不早行之宜為漢武之所拒蓋
源葱嶺經西域匯於蒲昌海今曰羅布泊在天山之南于闐山之北
故回疆三面皆山惟東隅一面可為泄水之口故古謂為不測
之山天柱即崑崙河源也計古時自蒲昌海東至玉關沙磧

餘里又自玉關東至遼西瀚海六千餘里即北幹中幹天竺
大界也使水行沙磧不滲不瀦則蒲昌海之水必經龍堆繞
關東會盧朐河黑龍江之上游以入海水草豐茂靈淑所鍾
物蕃茂故黃帝都於上谷畫井始於遼東而崑崙亦有黃帝遺
跡無如千萬年之久沙漠瀚海水小即滲水大即瀦計自上古
至堯其沙漠故道漸已淤廢枯絕如弱水之不西黑水之不南
皆陵谷遷變及堯末年遂潛源重發於星宿海始以北幹之界
水溢出中幹是為一變至雍冀閒而中幹左右兩脈交會界水
愈狹不足受河於是懷山襄陵或東決平陽或西泛關中既不
能塞其星宿海之重源又不能冒決北幹之山脊不得不鑿中
幹之呂梁以納洪流使河槽歸一是前則伏出於中幹之底繼

則顯截於中幹之脊是爲再變此禹功之以人力奪天工利賴萬世者豈齊延年輩欲開鑿陰山徙河塞外之謬議可比乎或曰桑乾河發源於甯武府燕京山之天池池東爲桑乾源北爲大澗河源大澗河行百餘里至河曲縣入黃河是則桑乾之源距入河之水不過數十里使禹移其鑿龍門闢呂梁析底柱之力以通大澗河於桑乾則河不經冀豫兗之境全行山谷中千餘里由直沽碣石入海即使如桑乾河泛濫無定亦不過以雄霸兩淀直沽間爲受水之地而中原永無河患何致殷室五遷金元南徙貽千載未竟之功耶曰大澗入河之處有天橋峽相傳有禹迹在今河曲縣西南則大禹當日亦嘗相度至此其不可行必由地勢然今日黃河在雍豫上游竝不爲患所患在大

伾以下則後人不遵禹醜潔川之道爾使守王景千乘入海之口則不必復禹冀州之故道而已復潔川之故道即可收東漢至唐千年無患之效何至宋金元明累歲告潦哉歷代河濟之變遷無關經誼但知今漳水所行爲禹九河之故道今小大清河一濟一潔爲禹河醜渠之故道則禹貢明而河濟之利害得失亦無不明非如三江九江之分合不極力剖析則且啟疑經謗經改經之漸故說禹貢不難於河濟而難於江漢也其次則黑弱亦禹貢之鉅訟今一一剖決之而治河則別詳籌河篇見文集中不入經說

問旣載壺口治梁及岐胡氏渭以梁岐皆兼治雍域之山而首敘于冀州者何曰堯都平陽外水莫大于河內水莫大于汾禹

治冀之功莫大于闢壺口呂梁以治河次則莫大于導狐岐諸水至太原岳陽以治汾皆冀州首務何乃舍之而別指雍州之山洪潦之時河挾汾爲患故禹先決河而卽從事于汾一志西河之治一志東河之治也尸子呂覽淮南子並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巨陵高阜滅之名曰鴻水云云則孟門以西河由鄜延而南注于渭自孟門以東河由吉州而南注于汾平陽蒲坂數百里開皆河與汾所懷襄也孟門爲河之上口龍門爲河之下口二門相距百六十里石脈繇巨闕塞河流而壺口則孟門之東山也呂梁則龍門之南山也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分出則其東之壺口南之梁山皆橫峙亘隔實非水道所經禹西闢孟門而始事于壺口東闢龍門而卒事于呂梁導東西兩派于兩山石峽之間俾不潰溢平地爲害而後東及狐岐決太原岳陽之汾流使盡出于河槽水經注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晁以道蔡沈皆據此爲冀州之岐但不知爲治汾而以爲治河則狐岐在今孝義介休之界去河三百里安得爲河流之所經蓋治岐爲道汾入河之首事太原岳陽所以終治汾之功卽所以終壺口呂梁之功也舉狐岐則汾之上下游諸山皆此山所盤旋非一峯一壑之謂也乃胡氏渭以梁爲河西雍域之山且并岐爲雍州之岐則曷爲不書於雍州而首書于冀州乎漢賈讓言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則是禹鑿斷梁山爲二而河出其中故爾雅以梁山爲晉望而大

雅詠梁山于韓奕且春秋晉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使梁山非
臨河兩岸橫亘如梁安能壅河三日不流乎

晉時所崩梁山之石至今尚存在龍

門下數十步水中浮石如嶼俗呼禹王墳則梁山即龍門山名矣

自後人不知河西夏陽之梁

山東麓抵河者即壺口南之呂梁山與孟門龍門異名同地于
是讀禹貢者遂疑梁岐皆非冀域夫梁山果獨在河西則禹但
導河逕其山之東南可矣何必鑿闢呂梁出其中閒哉雍之岐
山遠隔涇渭漆沮之西誠越諸水至岐則自渭以北無所不治
而雍州之旅荆岐治涇渭為贅文矣且治水施功之時南亦可
及豫東亦可及兗豈無相連之勢施功同時者何禹貢冀州經
文不兼及兗豫而獨兼及雍域之梁岐乎至若寰宇記以孟門
為太行東之孟門元和志以岐梁為岐西古公所踰之梁山酈

道元又兼以壺口為汾陽西南之壺口以梁為離石之呂梁甚
至傅同叔以為徐泗之呂梁皆與禹河渺不相涉且或非冀域
之山矢口妄臆未遑縷詰焉

問九河既道惟徒駭為大河經流冀兗所共其餘八枝並在兗
域而孔疏以為堯時冀州之水不經兗州故可先冀次兗者何
曰孔疏此條胡渭推其精絕實則不然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
伾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
渠以引其流北載之高地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胡氏據
此謂禹未治水時洛水大陸九河之區皆未為河所經河患專
在青徐故尚不經兗不知禹未引河北注之先洪水但不經冀
東北高地耳若兗州平地則正受大河之衝故青惟治維淄及

汶徐惟治淮沂及泗兗則經十有三載之功田賦乃同于他州
 方其桑土未蠶民未降邱宅土昏墊巢窟耕桑無所受患獨重
 于他州故禹雖道河北行冀東而九河皆在兗域所廝深渠亦
 在青兗之交則深渠必大河之正溜九河必皆泲濼之支流不
 能盡挽歸北故禹于正河北注之後因而留之疏之俾不泛濫
 橫溢非本無而禹新鑿之也不然禹以前河行平地數為敗兗
 地不高于青徐豈有青徐受河患而兗反晏然完域者耶孔胡
 二氏之說正與河渠書悖由執九河濼川為禹功開鑿之新河
 而不知為洪水自趨之正溜且以二渠九河為分洩盛漲而不
 知為泲濼餘波也濁河之水合則力專流迅分則勢緩沙淤苟
 可全導歸北則禹于孟門以上方東兩河歸一豈有大徑以下

反分一河為二為九既必分為二為九何必又合為逆河以入
 海哉直至殷室避河五遷至周末而九河盡塞于是東漢王景
 改河由于乘入海即濼川古道未聞復醜為二播為九也何以
 王景之河反能千年無患哉故知禹河以北奪橫漳為新道

橫漳

即降東行濼川為初道

問恆衛既從大陸既作亦皆治河之事而紀於田賦之下漢志
 禹貢衛水出常山郡靈壽東北東入滹沱又禹貢恆水出上曲
 陽恆山北谷東入滹而鄭注惟舉恆衛所出不及所入則與滹
 滹沱為四水蔡氏因以恆衛為小川者何漢志鉅鹿禹貢大陸
 澤在北而或以為大陸是地非澤者何曰恆即滹衛即滹沱禹
 貢時但名恆衛後世變名忘實反以恆衛為入滹入滹沱之二

水水經注僅言其下游曰滹水東過上曲陽縣北恆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滹水兼納恆川之通稱即禹貢所謂恆衛既從也經水

注滹沱篇佚僅見他書徵引其亦必以下游受衛兼納通稱可知惟是禹主名山川實非下游

互受始得通稱蓋滹本名恆以源出恆山得名也滹沱本名衛

其淇水不名衛也逸周書作雒解又作師旅臨衛改殷始名淇水為衛水至周始名恆水

為嘔夷衛水為滹沱周禮職方氏并州山鎮曰恆山其川滹沱

嘔夷嘔即滹之音轉禮記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

惡池即滹沱之假借也國策曰燕南有滹沱易水易亦即恆滹

之下游也雖仍以二大川為并冀之經流而名與禹貢不復相

應後世又名恆水上游為滹并以上曲陽之山為恆山而名實

益不相應辨詳導山太行恆山下于是鄭氏釋書舍冀州二大川止以未

入滹未入滹沱以前東西數十里之源流當之恆水出曲陽縣西北至縣東北

入滹衛水出靈壽縣東北至縣東南入滹沱曲陽東西相距六十里靈壽縣東西相距四十里王氏尚書後案

務申鄭誼以黜酈義遂謂不施功者雖大亦略施功者雖小必

紀曾是濫觴之谿澗反勞而滔天之巨浸反略乎漢志滹水東

至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合入河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古

時恆合滹易亦入滹沱之衛合而為一自文安會大河入海西

漢時猶然故禹必先道九河而後治恆衛不然海口壅塞雖欲

治二水而不可得二水不治平地巨浸雖欲作大陸而不可得

況太行恆山滹源之功何從而施尚謂禹治恆衛止於數十里

聞乎恆水止名渾河發源恆岳故渾源州以此得名知恆在渾

源州而不在上曲陽則知恆水之出恆山者實滹易之上游而

非入寇之小水矣恆衛二水共夾恆岳自并至幽恆水之名正則衛水爲滹沱之本名亦正矣

釋道北條泇水

問濟水一作泇水歷代遷變一變於人力之引導一塞於河流之淤廢胡氏謂既辨酈注執後世榮陽引渠爲禹迹之失而又自謂榮澤陶邱之濟非入荷之濟不必以沈水爲上源且不必信三伏三見之說又與經戾者何禹疏九河淪濟漯漯在九河之南濟又在漯之南漯川爲今大清河而濟卽小清河胡氏皆斥之爲非濟者何曰胡氏史學非經學恣其臆見不顧經文如其所言濟水各自爲源隨地涌見不必以下游貫上游陶邱之濟非榮澤之濟且更非道沈之泇則是河南河北數水本不相

連而禹貢強連之且泇自入河并非獨行入海之瀆而禹貢強

瀆之乎山海經濟水出共山南東巨絕鉅鹿澤注渤海入齊琅

槐東北雖地名稍殊同爲絕河注海之義蓋河之上源有鹽澤

一名蒲昌海淳而不流故知下游星宿海爲重出濟之上源有泰澤

亦淳而不流故知榮澤陶邱爲屢伏屢見爾雅漢大出尾郭注

言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曰漢

以上郭注郃陽亦有漢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渚上復有一漢其源皆潛相貫注與濟之逾

河溢榮理同一轍道光元年武陟決口塞後隄底清水涓流不

息百計填之踰年乃止其地正古濟水入河故道此又至今潛

通河底之驗但其性力沈駛下注故能使濁行其上清貫其下

橫截九淵兩不相混蓋水行地下猶血脈周行於人身惟神聖

能知其性情如執庸夫俗目之見不信其出沒潛通何怪疑經非聖而不悟乎至職方氏其川滎雒穆天子傳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滎陽以下渠道爲古時濟水所經徐州貢道浮于淮泗達于荷卽可由荷澤以溯於滎澤而逾河也乃胡氏謂禹時滎僅爲澤至周始導之爲川以接於陶邱之荷職方貢道非禹時貢道而徐州之貢必淮通泗泗通荷荷通濟濟通漯漯通河迂行千餘里則請以二端質之滎澤卽渟而不流則陶邱復出之濟諒亦不盛甫行至荷澤卽有北口以赴汶有南口以會荷尙何分泄不及而又導其溢潦以橫被之孟諸乎惟禹時已導滎爲川則外方以南之水皆道入淮外方東北之水皆道入滎故至陶丘而其流已盛非導被孟諸不可其下游受泗者貢舟至

荷達滎僅數百里逾河僅十餘里與逾沔逾洛無異與兗州之浮于濟漯達于河者各不相謀乃穀竟徐爲一道舍滎川而遶汶漯則沔水自褒斜而逾渭視滎荷孰易禹乃導褒斜而不導滎乎是又必至使人疑經而後可至唐以後滎澤荷澤孟諸並淤於河故通典元和志並謂河南無濟水惟山東定陶邱以北之濟水猶存會攷逕鉅野鉅野卽梁山泊又合厯城七十二泉之灤水灤水之源曰趵突泉凡濟南城西北諸泉合流貫城中爲大明湖而東出爲清河者皆灤水其實卽濟水之異名也而東出爲大小清河大清河之上游卽濟水之上游其下游則漯水入海口也小清河爲濟水故道濟本由此入海而後徙於漯則

今日之大小清河皆謂之濟可也胡氏則竝謂山東亦無濟水謂大小清河不可爲陶丘滎澤之濟則是上游旣擯之不許絕

河下游復擯之不許存其故號以河南中段之淤塞而並廢其源委吾不知其何心宜唐人有濟水不當為瀆之議勢又必並廢祀典而後可

釋道北條弱水黑水

問道弱水見地理志張掖刪丹縣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水經山水澤地記及酈注同之孔疏謂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屬酒泉則流沙在合黎東與經言弱水西流不合胡氏渭因謂流沙當在敦煌以西不信漢志居延之流沙者何黑水隨地可名至弱水不勝鴻毛古今書傳並未指實何水或遂臆為枯絕或謂字取諧聲不以柔弱為誼者何曰弱水以西逝者

為正流而東入流沙者特其餘波則流沙之不當在西明矣淮

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離騷所云夕次於窮石也說文謂之岨山亦謂雞山

即祁連山之異名在今甘州府山丹縣西南弱水出其山南又

西逕合黎山與黑水合水經合黎山在酒泉郡會水縣西北案

會水縣在今肅州之東北高臺縣之西北有滔賴河下游與山

丹河合即古之合黎水今俗通名黑河蓋山丹黑河即弱水之

正流及至合黎而會禹貢之黑水故經曰至于合黎蓋禹功所

施止道入黑水而止也至弱水說文作溺水亦取柔弱為義山

海經注不勝鴻毛之海即今之青海故地理志金城臨羌縣西

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侖山祠則亦指羌谷水為弱水而西海

即青海也西海一名鮮水羌谷水亦名鮮水青海周七百餘里羣山繞之瀦而

皇清經解 書古微五

不流不勝鴻毛不通舟楫中有二島惟冰合時可通番夷居島者皆於冬月乘冰度海至岸儲一歲糧與外人不相往來此弱水之明證其敦煌黑河之枯絕者蓋伏流重出瀦於青海也自黃河言則謂之西海自弱黑二水言則謂之南海且其性弱其色黑實二水之尾閘是青海爲雍西之地望爲華夷大界故禹貢特取二川有至勁之黃河卽有至柔之弱水自古至今有伏流而無枯絕可息一切之諍青海並無上源凡玉關外水皆伏流潛入之故黑水弱水皆以青海爲歸宿其弱水餘波兼瀦於居延澤在合黎東北千餘里者與西被之流沙各爲一地而其正流自由合黎之黑水西逝同瀦不行而伏流潛入於青海後世不知青海卽不勝舟楫之弱水故謂之枯絕胡氏渭遂反以

居延爲正流而以其伏流枯絕者爲餘波別入敦煌以西之流沙遂排漢志居延澤爲流沙之說則豈經言弱水旣西者不謂其正流而反謂其餘波乎豈居延澤之瀦於沙而不行者可不謂之入於流沙乎敦煌以西之流沙在玉門關外卽古之白龍堆今之沙州衛並枯磧無水王制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惟在居延故耳若敦煌以西之流沙距龍門西河豈止千里而遙乎至史記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支西海有弱水而未嘗見本疑詞非指實且中隔葱嶺非禹服所及非經義所關儒者所不道而程大昌輩竟謂弱水雖在雍地而實於西海條支弱水貫爲一川則是水必倒流上葱嶺而西且所入亦西海而非南海孟浪之言野等齊東誕逾鄒衍何足與辯乎

問黑水三危皆在雍州僞孔傳謂過梁州而至南海則黑水無絕河源踰隴岷而入南海之理於是說者謂禹貢黑水有三一雍州黑水二梁州黑水三道川入南海之黑水而三危亦非雍州之三危鄭注謂三危在烏鼠積石之西南黑水逕滇池非中國之水說者多取潞江瀾滄江牂牁江以當禹貢入南海之黑水其說似善於解環而漢志水經皆不言及者何曰果如是說則弱黑二水當敘於道川之末當紀於梁州之內何反居道河道江之前何爲均在雍州之域考經文先弱黑次河次江次漢皆自北而南則知弱黑必在河源以北且皆敘於雍域之內則其道川之黑水卽雍域北條之水三危卽雍域北條之山而南海亦雍域之海也禹貢東漸於海其西朔南二面皆不言海是

其中國惟有東海無南西北三海明矣至聲教所訖之四海卽爾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海者也易卦兌西方之卦爲澤而不爲海禮鄉飲酒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則右之無海明矣弱水餘波入於流沙之居延澤而淮南及地記均謂弱水南流注於海黑水與弱貫爲一川水經注曰澤水逕武威縣故城東界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百五十里入濳野世謂之爲東海通謂之都野矣是武威卽有西海東海皆濳泊渟滯之名故曰北人得水皆謂之海此等小泊皆得海子之稱豈敦煌以西之黑水獨不可有南海乎然括地志所稱黑水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絕三危山而入河考伊吾今哈密地並無南流至三危之水況入河與

入南海無涉至杜佑謂其年遠溼涸則水之枯者不過如涕之
 斷續不常如九河之故道遷徙未有源流涓滴不存之事然則
 黑水當於三危左右求之水經三危山在敦煌縣南括地志三
 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山有三峰黨河自鳴河山西
 流十里逕三危山肅州舊志曰白龍堆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海是為西極要路春秋傳曰先
 王居檣杪於四裔故允姓之戎居於瓜州地理志杜林以為敦
 煌郡即古瓜州此杜林古文尚書說是敦煌戎為三苗之裔山
 海經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海
 雞山即說文弱水所出之岬山乃祁連山之別名也祁連山亘
 甘肅州之南漢張掖酒泉二郡地弱水出其東南黑水出其
 西南即今之滔賴河土名黑河至肅州東之合黎山古酒泉郡

會水縣地而與張掖之弱水會

自屬注誤以黑水之雞山亦在張掖於是括地志史記正義皆

因之皆以張掖城北之河一名羌谷水者為黑水既局弱水於
 一地又局雞山於一縣且禹貢言導弱水至合黎則合黎以
 上皆弱水之源無黑水之源故水經山水澤地說合黎山在酒
 泉郡會水縣蓋弱黑二水至此始會故縣名合黎是其明證在
 今肅州之東高臺縣之西古酒泉郡地非張掖郡地蓋祁連山
 橫亘酒泉張掖二郡之南豈僅局於一縣故知黑水為肅州東
 之滔賴河土人亦名黑河者合黎在此則黑弱相會亦在此
 安西州之黑河黑河至玉門縣名蘇賴河至安西州名布隆而
 至敦煌受三危山之黨河西南流以注於黑海即今大小色騰

海也再伏濟潛入於青海青黑同色地當正南且與弱水同歸
 宿也後世肅州之黑河與玉門縣之河隔絕不通反同弱水餘
 波皆北注於居延海之河於是黑水無上源惟以玉門安西州
 之河與敦煌黨河為上源及出關外又止瀦於西黑海名喀喇

喀喇即大小色騰海而不通於南黑海更不通於青海於是黑水無尾

閩而說禹貢者遂求三危南海於雍州之外然今日肅州黑河雖與玉門蘇賴河中斷不接相去百餘里而二河之間尙存二泊爲舊日黑水相通之故蹟是上源非無迹可求也西黑海雖不通流於南黑海相去一二百里然南黑海卽青海並無上源皆以爲潛流之所滯則是沙下暗通也禹貢言弱水既西又言導弱水至于合黎皆不言其所至蓋弱既入黑則黑水之下游卽弱水之下游黑水所入之海卽弱水所注之海而青海卽黑海又卽南海明矣但知弱黑貫爲一條青海爲黑弱潛流之所入則不但禹貢無不合卽淮南地記水經所言弱水黑水亦無不合或以合黎河至青海中隔大山及大通河爲疑則慈嶺河源何以先匯於蒲昌而又湫絕大山出於星宿海濟水何以貫河底而重出於滎澤今許河濟之伏流潛發而獨不許弱黑之伏流潛發此何理也矧青海周圍七百餘里至今不通舟楫不勝鴻毛惟海中有小島每歲冰合時番僧裹一歲糧入定其餘時斷無一葉之渡是青海卽弱水之明證以其色黑言之謂之青海自三危合黎言之謂之南海自雍州望之謂之西海漢書地理志雍州西海有黑水祠有王母石室此自古祀黑水於青海之明證惟僻在西羌春秋爲鮮水羌所據故離騷天問已有黑水元趾三危安在之言禹貢山水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於流沙通於南海此所言南海皆青海故不言入而言通與漢書地理志之西海黑水祠若合符節是黑弱二

源何以先匯於蒲昌而又湫絕大山出於星宿海濟水何以貫河底而重出於滎澤今許河濟之伏流潛發而獨不許弱黑之伏流潛發此何理也矧青海周圍七百餘里至今不通舟楫不勝鴻毛惟海中有小島每歲冰合時番僧裹一歲糧入定其餘時斷無一葉之渡是青海卽弱水之明證以其色黑言之謂之青海自三危合黎言之謂之南海自雍州望之謂之西海漢書地理志雍州西海有黑水祠有王母石室此自古祀黑水於青海之明證惟僻在西羌春秋爲鮮水羌所據故離騷天問已有黑水元趾三危安在之言禹貢山水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於流沙通於南海此所言南海皆青海故不言入而言通與漢書地理志之西海黑水祠若合符節是黑弱二

水之在雍州青海明如星日至僞孔傳不考故籍無稽妄肌指爲梁州入南海之水後人遂釋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則禹貢何爲列於雍州之地敘於導河導山之前乎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黑水弱水出其南於是競以黑水爲梁州北徼外之水試思梁州導江自岷山近源始豈有遠越金沙江外導及荒服南溟之黑水而又敘之雍州者哉使禹貢經文言導黑水至于三危又南入於青海則人人一覽瞭然古書簡質故但以入於南海爲詞然出水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於流沙通於南海夫言山腹則是合黎中有孔穴相通如東西漾水之比故止曰通於南海而不言入此山谷潛流通狀之明證苟必舍雍州所瀦之海而泥指大海則使禹貢當日倘書曰導黑水入於西海將逾葱嶺而注雷轟海乎倘曰導弱水入於北海將真絕大漠而匯於冰海乎一字失詁千秋聚攷求諸萬里之外而失諸耳目之前未有瞽繆若斯甚者

釋道南條九江

問九江聚訟一謂在荆之上游一謂在荆之下游而東陵匯澤卽隨九江而上下若謂大江水派別爲九則一水之中沙水相閒橫列十有餘條將無以容若旁計橫入之小江則所受不知當爲幾千百江古今聚訟無所折衷者何曰荆州上下游各有九江尙書今古文各主一說而洞庭及鄱湖水皆不與焉蓋九江猶九河九河爲河水之自分爲九則九江亦必一江自分爲九而非九水之入乎江故淮南子言禹鑿江而分九路朱子所

謂一水閒當有一洲沙水相閒者是也其在上游者見山海經而水經山水澤地記宗之此桑欽所傳尚書古文說此西漢真古文非馬

鄭古荆州隄防考言古有九穴十三口今多淤廢其十三口乃文比

外水之入江而非江水之泄於外與九江無涉如漢陽之沌口青灘口江夏之

金口嘉魚之六溪口石頭口皆是水經注中更有數十口今尤莫攷惟九穴即古九江蓋江自百

里洲而下江分南北北江為沱其南江正流東至於澧者則洲

渚紛歧分為九派曰虎渡穴章卜穴郝穴皆在江陵又楊林穴宋穴

調弦穴小岳穴皆在石首赤剝穴在監利皆昔時分泄江漲之地分布

江陵石首監利之間今惟江陵對岸之虎渡穴及石首之調弦

穴尚存餘盡占為圩田計今江南岸公安石首華容安鄉四縣

皆古九江洲渚故道漢許商言九河自鬲津以北距大河中間

相去二百餘里今大江去澧亦二百餘里正與九河廣狹相等

故水經言禹貢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下雋即巴陵不言在下雋

之南也洞庭則正在南非北矣山海經澧沅瀟湘之浦在九江之間不言

九江在澧沅瀟湘之間也自圩垸日興洲渚盡化民田設立城

邑於是南岸大江距澧平陸二百餘里而禹貢大江至澧之文

遂不可通自松溪至巴陵江隄長亘六百餘里九江亾其六七而諸水盡鍾於洞

庭於是以洞庭為九江而水經及山海經皆不可通其北岸則

大江別出之沱自監利夏首受江逕沔陽州潛縣入漢謂之夏

口今則北岸長隄亦亘七百餘里夏首不復受江而東別為沱

之文亦不可通漢志以枝江為沱鄭注別取夏水為沱蓋以江分於洲南北皆經流無甚賓主必別行入漢方

可為沱耳水經注引應劭十三州記曰江別入沔為夏水以冬竭夏流得名案北江沱水通入潛沔故荆州貢道以浮於江沱

皇清經學局 書古微五

潛漢為言其又東至澧北沱漸塞南岸九江亦塞惟存虎渡一

口至澧遂反以南江至澧者為沱則下文曰過曰至曰迤曰會

豈皆承江沱言之而不及大江耶至以九江為洞庭無論洞庭

是湖非江且入湖之水惟沅湘資澧故洞庭在古止謂之三湘

謂瀟湘沅湘資湘其君山則謂之湘山湖口謂之湘江口見水經注

國策又謂之五渚若五口然安得有九水經注五渚並澧水微

湖是也若並上游入沅之五溪數為九水則資水數之今巴陵東南微

湘澧所受溪各有數七何獨數入沅之水耶故欲明上游九

江之是必先闢洞庭為九江之妄洞庭之妄明而九江故道明

即古三相七澤之說亦無不明七澤今無一存亦為九江既在

荆州上游則東陵當從漢志水經注在今蘄州之東地名田家

鎮兩岸石山抱江曲折有如巫峽正當尋陽上游水經注江水

又東過下雒

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利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尚書過

九江至於東陵者也江夏有西陵故此言東矣案下雒縣為今

興國州大冶縣地其東則為蘄州在尋陽之上此九江在荆州

游酈注以此為東陵則不以尋陽為九江可知

地界之說也至尋陽九江在廬江郡本屬揚州與禹貢荆州九

江不合然其名則見於史記太史公曰余登廬漢書地理志九

在廬江郡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觀禹疏九江考尋陽北岸為廣濟黃梅歲

修隄防之地占水為田在昔隄防未設時江必自廣濟隄穿入

武山連山諸湖下達黃梅之太白張家二湖包淪縣治挾源湖

感湖涉湖以東至宿松廣於今之江面數倍是尋陽在昔原有

江分數派之事然秦立九江郡則實仍楚都壽春之舊兼有漢

江豫章三郡地以尋陽大江界南北之中故舉九江為郡

望如治吳而名會稽治粵而名蒼梧皆距郡治百千里

徒壽春仍命之曰郢如鄢郢郊郢陳郢之例隨地僑置因并故

是青巫澤賣扁書古微五

都郢中之數澤而徙之秦漢因楚於是九江遂移於尋陽太史公登廬山觀九江蓋今文家說至王莽以豫章爲九江而尋陽他屬則九江已不在界內於是劉歆又創湖漢九水并入彭蠡爲九江之說遂以莽制傳會禹貢而鄭注用之謂九江孔殷爲山溪之水孔竅繁多歧之又歧繆之又繆故欲明禹貢則必先明尋陽九江之後起卽欲明尋陽九江亦必闢彭蠡九水之妄蓋鄱陽在昔不名彭蠡止謂之湖漢水故漢志言豫章郡鄱水餘水修水豫章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俱入湖漢水爲九水東至彭澤入江水經注湖漢水會豫章總謂之贛水贛水總納十川同轅一瀆俱注彭蠡而北入江亦猶洞庭在昔止名湘水正同一例也其時彭蠡澤則在湖口下游小孤山左右爲今彭澤

縣對岸山海經贛水出聶都東山東北注江入彭澤西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此皆彭澤在九江下游北岸之明證

桑欽禹貢山水澤地記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此尤彭蠡在

彭澤縣北岸之明證山海經贛水又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於江

漢志豫章郡彭蠡縣禹貢彭蠡在西考今彭澤縣對岸爲宿松望江三縣尙有泊

湖章湖青草湖武昌湖等水又太湖縣舊有大湖小湖五湖之

名皆魏晉時所謂大雷池也彭者盛大義蠡者旋螺義與雷音

近蓋江水至此成大螺旋語音轉展呼蠡爲雷遂以彭蠡爲大

雷其池下抵今桐城之樅陽爲漢武南巡射蛟之處秦始皇亦

由此浮蕪湖丹陽入震澤出中江之地惟其澤在北岸故曰東

迤北會於匯經以彭蠡之匯專屬於漢而江水時迤北往會之

鄭康成注所謂漢與江鬪轉成其澤豈有彭蠡反在江南之理
 豈有漢水截江而南匯為湖又貫江浙而北仍自為漢之理自
 楚考烈王徙都壽春並名尋陽為九江故太史公有登廬山觀
 禹疏九江而禹貢荊州之水戴遂移於揚州秦漢於此置九江
 郡加以後世隄岸日興江南日狹自鄂渚至桑落洲沙水參差
 分為九派之事皆不可考而九江郡之名則今古如一豈能以
 湖漢水為彭蠡移江北之澤於江南而漢水東匯澤為彭蠡之
 文遂不可通乎有謂古三苗之地左彭蠡右洞庭大禹未嘗深
 入特遣官屬巡行故紀報不實夫禹貢導山明言岷山之陽至
 於衡山而舜崩蒼梧為巡守之地何言三苗之地乎江水東迤
 北會於匯亦不可通而以為經之誤文歧繆又歧繆並非劉歆

所及料歆雖以湖漢水當九江未嘗以湖漢水為彭蠡也且入鄱陽湖之水有四無九

猶之洞庭也贛江修江錦江婺江今即欲仍秦漢尋陽之九江以說禹貢

亦必先闢鄱陽為彭蠡之妄方合於江水迤北漢水東匯之文

庶猶較劉歆彼善於此此九江在荆下游之說也程氏瑤田既從鄭氏以九

江在尋陽而又以彭蠡及會匯為鄱陽則是江水迤北而會於鄱陽漢水截江橫過而匯為鄱陽真不值一笑尋陽九

江之說雖亦尚書今文家言九地理志繫以禹貢者皆今文說史記本用古文因漢人習稱尋陽

無關今古文說也然較之古文之九江則於經種種不合何

者前後漢地理郡國二志廬江郡九江郡并屬揚州不屬荊州

及元和志因其不合禹貢始改彭蠡以東為揚州界尋陽九江

以西為荊州界又顯戾漢志不合一漢志廬江郡金蘭有東陵

鄉是地名非縣名前志廬江十二縣後志十四縣均無金蘭漢西陵

為今黃岡正北岸有山瀕江之地則東陵鄉亦必北岸瀕江之
 山據水經東陵鄉在下雉縣以東明即今蕪州東數十里之田
 家集或蓋田家磯之聲譌與道士泐為上下游是為長江下游
 第二關鎖亦為荊州一大戶闔蓋羅田英山諸山盤亘淮南江
 北數百里其山北之水由光州固始出淮山南之水由蕪州出
 江其山自麻城羅田連延南趨至此橫插入江自酈注緣魏世
 金蘭縣謂東陵鄉在其西北則在今固始縣地水經注灌水導源金蘭縣西東
 陵鄉大蘇山至蓼縣入決水蓼縣故城在今河南固始縣南距江數百里中隔叢山豈有江
 水踰岡越嶺至固始之理亦豈有固始水南通大江之理耶世後
 置縣多非占地且往往一縣兼兩三縣之地如魏世幡豕縣距
 漢世隴西之幡豕數百里華容古在江北今在江南夏口古在
 漢陽今在武昌九江郡秦治壽春王莽時治南昌丹陽郡秦治蕪湖後世治丹徒至胡氏涓謬謂漢東

陵鄉南值黃梅豈知江漢自過蕪以後豁然浩瀚其北岸豈有
 橫插入江關鎖結束之岡陵謂在廣濟且不可況黃梅耶是東
 陵實今蕪州東廣濟西距尋陽九江上游不應尋陽九江反在
 東陵之上且導山導川凡言至于某者皆相去千里數百里北
 過洛水至于大陸漢人或謂千里從無書過書至同在一處豈
 有九江東陵同在尋陽左右之事不合二鄭氏既用劉歆湖漢
 九水之說而又以東迤者為南江江分於彭蠡為三孔入海則
 北會于匯勢必指中江所匯之震澤然震澤實在中江之東南
 何言北會不合三是故今文家尋陽九江之說雖係一江自分
 為九差勝於洞庭彭蠡而尚不及山經水經之荊州九江上符
 禹貢以是知考古之事據唐宋不如據兩漢據兩漢又不如據

周秦也

釋道南條三江蓋而尚不又出源水歸之匯成式

問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古今聚訟不出三科一則別於其源謂

北江中江南江至彭蠡合為一而入海是始分而終合者亦有

一正二旁一則徐堅初學記引鄭元云江水左合漢為北江右

合彭蠡為南江岷山居其中為中江云云本與江至彭蠡分二

孔入海者聯為一條與蘇軾味別之說風馬牛不相及乃胡渭

諸人皆以鄭說為蘇說實為大纒其旁說有二一則盛宏之荆

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南江至尋陽分為九道

東會彭澤經蕪湖名為大江特以流中流下流三次異名與揚

文注宗之則是同一大江何涉甚則郭璞山海經注汶山

何涉與彭蠡以下入海之三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此釋海內

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岷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此釋海內

東經大江出汶山北江於下流不求尋之上游三江同源於蜀

而楊慎據之謂求三江於下流不求尋之揚至謂同注震澤彌不

而注震澤則是梁州之水越荆而紀之揚至謂同注震澤彌不

足辨惟鄭一則別之其流謂江自彭蠡下分為三道北岷江中

氏差勝焉

松江南漸江以各入海是本合而未分

桑欽水經及書疏引鄭康成注酈氏引郭璞注及周禮賈公彥

疏皆漢時今古文師說是也其旁說者一則不得地志之本意

如胡渭誣班氏以中江盡於震澤而其下游松江別為南江不

知班氏言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正謂禹貢之南江也一則不

得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其南出至餘姚入

海者為南江是又以中江為南江之支流且以浙江為南江則

誤漸為浙而全祖望諸人以錢唐江為浙江即南江者所本也

更與震澤無涉若孔疏申為孔傳言三江至彭蠡後分流共入

震澤出澤復分為三此水遂為北江而入海水道譬如蓋無纖

焉

一則更別諸震澤之下流謂白震澤出為松江東江婁江皆

在中江北江之外故既入底定其文相連

釋文引吳地記並以婁江東江與松江為三江於禹貢職方之

三江無涉故鄭注孔疏皆不取其說謂職方揚州宜舉大川不

應舍岷江而記小水至史記正義始以解夏本紀而南宋蔡沈

諸人並從之虛譚水利無關經義一則國語吳越爭三江五湖

之利韋昭注以為吳松江浙江浦陽江亦皆在大江之外全氏

祖望又以岷江松江錢唐江為三大望而中江北江則仍止為

皇清經解續編

書古微五

三

一江均與禹貢經文無涉是

三科者北宋時禹迹已湮班鄭不講而孔傳又

難依違於是咸信異源同流之義自北宋蘇氏書傳以後皆然南宋後承吳

越財賦之區中江堰斷之後則咸主震澤下流三江之云自蔡傳以

後皆本郝直單鏢吳松水利之議今世講明經學師法始知執後世所行大江

以求三江猶按後世所行大河以求九河於是信地志專經所

述禹迹謂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者蓋今古文師說近古

得實顧氏炎武金氏榜錢氏塘姚氏肅阮氏元孫氏星衍並從之然尚有可疑三焉下游以

震澤底定為主則惟中江易明南江次之而北江不可通上游

以江分三道於彭蠡為主則惟北江易明中江次之而南江分

流了無其迹乃班志桑經並言之鄭元郭璞賈公彥述之者何

曰說經必以經文為主禹貢岷山導江東為中江入於海導漢

東為北江入於海則並南江為三道入海可知地理志申其說

曰北江在毗陵北東入海揚州川毘陵兼今武進江陰地此言北江為岷

江也中江為丹陽蕪湖西南今縣屬太平府東至陽羨今宜興入海揚州

川此言中江為松江也分水自丹陽石城今池州府貴池縣首受江

東至餘姚入海今會稽山陰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又云南江在會稽

吳縣南今長洲常熟吳江地東入海揚州川此言南江為漸江也是為鄭

注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及東迤者為南江之所本亦為

賈公彥九江至尋陽南合為一東行至陽羨復分三道入海之

所本亦為郭璞三江為岷江松江浙江及說文江水至會稽山

陰入海為浙江之所本世人惟知北江為大江經流而莫知中

江南江古為大江之分流者以由蕪湖至陽羨之中江自南唐

築五堰蓄水濟運而流始狹自明始築東壩於高涓之胥溪偏
宣歙廣德州諸水盡西出蕪湖大江而東流遂絕惟溧水一支
尚逕荆溪以達於太湖即承陽注自是三吳水患少息而中江上游
之故道漸不可尋胡氏渭不知漢志所言至陽羨入海者明由
震澤以入海顧謂中江止於震澤而以吳松爲南江之下游則
志曷不言中江入澤入湖而直言入海乎史記河渠書吳通渠
三江五湖正以胥溪爲春秋吳楚舟師要道闔廬所闢實因禹
迹不知中江卽今蕪湖之縣河高涓之胥溪溧陽之永陽江宜
興之荆溪西連固城石臼丹陽諸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
大江水達荆溪震澤宋單錡建議言修五堰則蘇常之水可十
去七八則當洪水時其浩瀚更可知故墨子言禹治天下南爲

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此禹導淮入洪湖道中江入太湖之
明徵吳人所開因禹舊迹疏而廣之並非憑空開鑿是中江南
江同以蕪湖胥溪注震澤爲東迤會匯之證鄭言東迤者爲南
江不須別覓源流蓋中江以大江爲源而南江又以中江震澤
爲源也乃漢志別有分江水過吳縣南至餘姚入海者水經注
指爲禹貢之南江謂江水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
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此敘南
江原委然分江水由貴池蕪湖倒流入江無與震澤中隔萬山
無繞避震澤而至海之理惟南江下游之逕湖州餘杭至海甯
入海者水經注漸水篇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下注浙江浙
江又東逕禦兒鄉浙江又東逕柴辟南阮氏元曰此條可爲南

江卽漸江之證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海通名漸江非浙江之證胡氏渭力辨酈注之失抑未之思也南江自以震澤爲源不必藉分江水爲源震澤受甯國廣德湖州之水非盡中江荆溪之水荆溪故道五堰匯於震澤由吳松江婁江劉卽河黃浦江凡松江以北錢塘江以南受廣德州湖州萬山之水由嘉興杭州海甯入海者是爲南江以其水平渟涵演不當急駛故謂之平江路此南江名漸江之明證與錢塘江之潮水逆流曲折而上名浙江者判然各異浙江由常玉山發源與震澤無涉惟下游赭龕海門入海之處會合爲一故說文浙及漢志及水經注均言江水至會稽餘姚入海此指漸浙二江相會處言之非指其上游以南之漸江爲浙江也自北魏石門仁和流

塞唐初築海捍湖於是海潮不至震澤震澤下海口不會於錢塘江而漢志酈注之言漸浙會同者亦皆莫審其實駁駁并三江爲一江皆由揚子下海而震澤底定之言亦無所屬曾亦思范蠡曰吳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言吳越之地三江環之吳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是皆可謂三江卽是一江否耶吳與越爭戰可謂不在南江而在北江否耶秦本紀始皇東游自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塘渡浙江上會稽秦丹陽郡爲治在今太平府當塗縣其地西有今池州甯國二府東有江甯徽州湖州山陰內地是由蕪湖浮溧水出震澤而渡浙江尤中江南江古道之明證中江與北江分於彭蠡下游而南江中江則分於震澤南江無上源卽以震澤爲上源職方國語皆謂震澤爲五湖猶洞庭之爲五渚皆以所受五水口得名中江爲荆溪口左則常州瀆

湖之水由無錫入湖右則廣德州南溪合溪之水由長興入湖
茗溪之水由烏程入湖南江爲震澤所分非中江所分今分江
水故蹟既無可尋則今日譚南江不如直以震澤爲源之愈也

震澤以潮水震蕩得名苟南江之水不沛然東注則力不能敵海潮必至由嘉興直抵太湖沙

岸埤爲巨浸平壤漲爲斥鹵震澤其尙能底定乎苟北江之水

尾閘不閉則大江泛溢必且由蕪湖挾宣歙金陵諸水貫胥深

荆溪以入太湖非吳松一江所能受而浙西且淪爲巨壑震澤

其能底定乎論衡釋江漢朝宗于海爲潮水說文及虞翻易注同云潮發

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始騰爲

濤云云故後世築五堰以遏中江之下游不使入震澤築嘉興

海塘以遏南江之下游不使倒灌震澤觀後人遏江保澤之迹

益徵禹導三江關震澤之利害故墨子言禹南爲江漢淮汝東

流注之五湖以利楚荆越南夷之民苟無中江水則江漢何由

注之於各湖苟南江非由太湖入海之浙江則禹但能利荆楚

何由利越南夷之民乎書言江漢朝宗于海孟子言水由地中

行江淮河漢是也苟如後世漢水入江距海尙遠安得云朝宗

於海孟子亦安得舉江淮河漢而不及濟水乎荀子言禹通十

二渚疏三江與禹疏九河同功一治河之委一治江之委水不

兩行久必淤廢苟執今之松浙上游無通江之源何異疑九河

故道非禹迹乎若謂漢志於中江南江北江皆不繫以禹貢是

職方之三江非禹貢之三江豈知班志正以職方證禹貢故三

著其爲揚州川正所謂考迹山川綴以禹貢周官者也今不以

三代職方證禹貢反以後世臆說證禹貢乎人知今日之河不

可以言禹河而不知今日之江不可以言禹貢之江黃宗義王
 鳴盛錢坫全祖望皆號通儒乃其所說皆不出以岷江松江錢
 塘為三大望之說至胡渭則更傳會鄭氏以自張漢幟而實與
 蘇氏之說無以異且謂鄭氏之說非班志之說不學無識真不
 足辨若三江合流入海則何不用導河之例書曰又東播為九
 江同為一江入於海乎至鄭氏謂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
 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初學記孔安國鄭康成說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
 入海兼明書引此二條本一條先言其上游次言其下游但初學記
 參合鄭孔為說竊意鄭注原文當云左合湖漢水為南江右合
 沔漢水為北江蓋古時彭蠡非鄱陽止謂之湖漢水若鄭君以
 彭蠡為南江則不當云江分於彭蠡為三孔矣經不當以彭蠡

為漢之所匯矣豈彭蠡既為北江之委又為南江之源耶南江
 不見於經猶西漢水以對東漢水得名則湖漢水亦必以對沔
 漢水得名姚氏鼐阮氏元言三江皆主漢志及鄭注惟疑初學
 記所引前半條為誤江氏聲孫氏星衍始知其同條共貫源更
 校正右合彭蠡字為湖漢水以申經文及今古文之誼

釋道南條漢水

問禹貢除四瀆入海外其小水源委皆入大水而止如渭洛入
 河即不復為渭洛獨道漢至於大別南入於江則江漢已合流
 矣又稱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若江自江漢自漢終
 始別行者何彭蠡在大江南漢在江北乃能匯之者何宋儒謂
 果如禹貢經文則漢水入江後當別有一洲界其間以為江漢

之別而今無之因疑末二句爲衍文並謂三苗之地禹未親入
遣官屬巡行誤報者何曰此皆由誤以大別在江濱爲今漢陽
府之翼際山全漢由此入江其南入之漢水卽東匯之漢水又
誤以禹時之江漢卽今日合流之江漢中無洲渚又誤以彭蠡
爲鄱陽湖在江南不在江北是以重紕疊繆遂至以聖經爲不
可信請一一疏通證明以廓千載之苛漢水自襄陽安陸而下
至潛江分爲二其南流逕沔陽諸湖分出青灘口沌口所謂南
入於江者也其東流者逕天門漢川二縣而至漢口所謂東匯
者也其南流之漢與江合其東流之漢古時尙未與江合何者
水經注言江水東逕鸚鵡洲南有江水右迤謂之驛渚三月以
末下通樊口水又曰鄂縣北江水右得樊口上自谷里袁口受

江津南入歷樊山上下三百餘里此古時江水支分之第一證

鄂縣卽黃岡縣蓋鸚鵡洲據漢口之上游而樊口值黃州之東南禹時

漢口以下兩岸皆湖而江心爲洲斷續哀長數百里江水自鸚

鵡洲右迤出樊口夾青山在中武昌南岸小坡邈迤俗名青山西東長百餘里又鸚鵡洲舊與

漢口鎮相連明崇禎開始爲水衝斷無存青山南有賽湖梁子湖首尾皆與相通此

禹時江水所行也江北岸尤衍平漢口自後湖下通澗口陽羅

各湖以東至黃岡皆在鸚鵡洲之北此禹時漢水所行也至蕪

州兩岸忽峽束而江漢始一合過蕪而廣濟黃梅爲古尋陽地

江復出東陵峽後奔放淤漲分成數派故秦漢時亦號九江陸

氏釋文引尋陽記曰九江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參

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此又自鄂渚至尋陽江中洲渚

連縣江漢仍未全會之第二證

鄂陵鄂渚皆謂黃岡胡渭曰緣江圖尋陽所記九江今已無考

桑落洲在今九江府東北大江中鄂陵今武昌縣界有岬嶼

又自岬嶼洲過磧磯至大江為三江口又案水經注江水東逕

軼縣故城南城對五洲相接即今蘄水縣界也又寰

宇記畎江五阜洲在黃梅縣南五十里縣東北有尋陽故城桑

落洲在九江府東北尋陽記曰桑落洲在宿松縣東南九十里

與尋陽分中流江水自鄂陵派而為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口

又為武林洲即桑落洲之尾也可考者惟此而已唐藝文志有

九江新舊錄三卷今佚不存當時沙水相間自必實有其形

然既云參差長短則非九派相并亦非至尋陽截然即止也

直至德化之桑落洲而後洲渚始略斷江漢始大會匯成彭蠡

鄭注所謂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其地在今彭澤縣北岸宿松

望江太湖各縣之地凡泊湖章湖青草武昌諸湖自皖江以上

至今為江漲所泛漾古謂之大雷池者其皆古彭蠡所匯歟

晉守江者曰毋過雷池一步亦南岸小孤山北岸彭郎磯彭郎即

以此為上下江之扼要也彭蠡之音譌是彭蠡至今屬彭澤縣所轄北岸之地蠡者旋螺

義彭者盛大義言水大回旋如螺其後大螺譌大雷亦即彭蠡

之音譌以在北岸知為漢水之所匯故不言過不言會而言為

者猶濟之溢為滎江之別為沱河之播為九河同為逆河皆水

之自為而非此水過彼水會彼水之謂也若江以南之鄱陽則

江漢但過之而已可言匯之為之乎漢九江郡本治江北之尋

陽後世始徙治江南之柴桑是古時尋陽九江均在江北江勢

自尋陽以東折轉趨北故言東迤北會于匯猶言北會于漢漢

為北江匯於北岸而中江迤北往會之若鄱陽在大江之南江

方當南會之何反會於北乎至下游而桑落洲之尾斷者復連

如采石磯大江洲中有陳家洲隔為二於是江漢復分行蕪湖

皇清經角續編

書古微五

三

皇清系角經緯
一由東壩出震澤一東下爲揚子江故鄭注言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今日洲渚變遷非復禹貢之舊而由池州下至蕪湖江面皆濶三十餘里又有楊家洲黃天蕩白鷺洲皆江水歧分與采石磯之江洲相仿蓋古時各洲在蕪湖以上今時在蕪湖以下東漲則西坍凡古時截江逕渡者今則各隔長洲亘百餘里滄桑變易故江至采石以下南北分流南卽夾江與禹貢之漢陽尋陽事同一轍古時江分於蕪湖以上故北江行北中江行江南而中江由蕪湖以入震澤是上游北岸彭蠡爲江漢所共匯又爲江漢所從分若彭蠡爲鄱陽在江之右隔以廬山湖可入江江不入湖可言江漢分於鄱陽乎水經注污水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

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江漢始終各自分行其舊跡見於秦漢魏晉者如彼經言江漢朝宗于海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東爲中江入于海其炳諸經者又如此昭昭乎經天緯地之不可殫自後世與水爭地隄岸日增江面日狹洲渚日少鸚鵡洲著名自古自鄂渚至桑落洲沙水相閒爲尋陽九派者蕩然無存於是江漢合於上游不得復分二水而經之受疑者一尋陽彭澤北岸諸湖盡化爲田不通於江於是諸水盡鍾鄱陽遂以鄱陽爲彭蠡且以彭蠡爲九江而經之受誣者二五堰築而中江不通於震澤海塘築而南江不達於浙濱獨有北江爲正流安得專屬漢水於是三江又合爲一而經之受誣者三漢水自潛江縣以

下始分三道入江則大別自當在潛江以上當漢水之東北今
天門縣城東南有大別山土名大月山其西有二小山當有一

是小別漢志六安國安豐之大別山是淮非漢與江夏安陸之
橫尾山又是漢非淮說者謂傳寫之互易是大別之當

在安陸東南徵諸漢志適得反證而天門
正當安陸之東南其大月山亦見府志蓋山勢至此而盡漢

水至此而分又距內方山不遠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

南回入江鄭注每用地說必西
漢古書孔傳亦用之可見漢水在大別之西大別在

漢水之東故春秋吳楚夾漢楚師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

若如今漢陽翼際山在漢西則東行之漢水何由觸陂南回且

楚郢西來之師已濟東岸與大別山隔水安得反依西岸之山

況吳師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杜注豫章漢東北地名
或云在今六安州然無據

則吳師不由江而由淮自息縣登岸踰義陽三關至安陸漢水

東岸而楚師自郢東出禦之則當先在荊門州地與吳師夾漢

故楚司馬成欲子常阻水勿戰而自悉方城外之兵往焚其淮

上之舟并塞三關城口之險斷其歸路而後夾攻以敗之義陽
三關

即左傳之大隧直轅冥阨也在信陽州之南應山之北自
淮至漢行山谷中二百餘里必次第歷三關方出城口若如

今之大別南瀕大江則吳師已距淮千里安用焚舟塞隧之迂

圖而禹貢南入東匯之文更不可通其誣經者四爾雅水自江

出曰沱漢別曰潛今潛江縣漢水之分流者名蘆沱河又曰白

湫河皆取別行似沱非必伏流潛出故荊州貢道浮沱入潛浮

潛入漢是南入者為潛東匯者為漢自後人專以全漢在翼際

山入江其上游更無分注於是荊州更無潛水可指其誣經者

五去此五誣則知潛自潛漢自漢分道入江江自江漢自漢分

夾洲渚而東復分道入海彭蠡自彭蠡大別自大別非今南岸之鄱陽與下游西岸之翼際山而知禹貢之江漢迥不同於後

世之江漢而凡執今日之水道者皆不可以治禹貢案隄防考云瀟湘河

離漢口北岸十里本漢水正道久淤其水舊分二道一入後湖

夏秋水漲游船偶至惟北河乃其經流夏漲時舟至後湖達瀟

湘河應馬河以入江烏程范錯漢口叢談曰漢口鎮在前代一

蘆洲耳即古之鸚鵡洲明時尚未有民居漢水由後湖出江未

逕其前面也迨成化間漢自上游衝開而後湖遂淤於前兩

水並行尚可為泊舟之所後又衝改而漢口曲折繞抱凡四十

隄防考曰漢陽之水舊從排沙口至鄱師口曲折繞抱凡四十

餘里然後下漢曰成化初忽於排沙口衝開徑通鄱師口僅長

十里而故道遂淤崇禎未又將鸚鵡洲衝斷漸次坍塌無存源

案江漢變遷之蹟以上游證之荆州枝江百里洲古建縣治明

嘉靖末衝斷為二再以下游證之揚州江舊闊四十里瓜洲本

在江心今洲與揚子橋相連江面僅七八里矣靖江縣治江洲

大江分繞其南北故縣屬常州明末潮沙湧積北江竟成平陸

遂與揚州泰興接壤矣黃天蕩舊廣數十里為大江巨險今則

中巨大洲多有田廬占江面三分之一葦可航矣江乘即今

龍潭舊為六朝津渡今盡化洲田去江二十餘里矣以此推之

則昔日江漢分流之處其鸚鵡洲亦如瓜洲靖江之舊亘江中

表長百十里江水分流其南北與今日黃天蕩之白鷺洲相似

而今日之漢口鎮市舊皆連鸚鵡洲蘆葦一片豈如今日之北

岸烟火萬家哉執今日之江面且不可以譚昔日之瓜洲靖江

釋道南條濠匹

又一支自沔陽播為陽羅諸湖接太白湖由沌口入江一支自

沔陽播為黃蓬湖由新灘入江一支自孝感之石潭河至黃陂

河口出江此皆漢水滌滌江別出之沱江弱則下流歸江江

盛則逆漲而入於各港皆今日江漢互相灌注之勢也案此可

為古時漢水上游分支入江下游經流並未入江之明證

問蟠冢導濠東流為漢地理志有東西二漢一出隴氏道即禹

貢之濠謂之東漢水至荆州入江一出隴西西縣即禹貢之潛

今嘉陵江謂之西漢水在梁州入江是蟠冢山跨二縣分出二

源皆在今秦州之地水經注華陽國志並因之後世求東漢上

源於隴西而不得惟據沔水出今漢中府之甯羗本漢沔陽縣地後魏于此置嶓豕縣以為東漢正源距隴西嶓豕三四百里魏隋二志通典元和志並同且

謂禹貢岷嶓既藝屬梁不屬雍且斥漢志隴西嶓豕之誤然沔既為漢之正源禹貢何正言導嶓為漢反不及沔者何曰東西

兩漢始異中合而未復分後人致誤有二一則不知其中曾合流必欲于西漢外別求一獨流至沔之水遂疑上源之枯絕二

則不知緜谷之潛水即廣元龍洞也杜甫詩緜谷原通漢為漾水正流會沔之道而以為沔水支分入潛之道遂疑漾沔之不相通請一一疏通

而證明之水經注沔水篇引山海經漢出鮒鯽山鮒鯽即嶓豕同聲假借

又東北流得獻水口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東北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關城即陽平關在今沔縣西北又曰通谷水上承漾水西南流入

西漢水胡渭曰唐分緜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在今甯羗州之金牛驛有通溪上承漾水即獻水口也是即

漾源與西漢合流及至沮口別行會沔之明證水經注沔水嘉一曰沮水

定錢氏站於乾隆間曾奉檄秦隴親至嶓豕知有東西二源東

源曰黑谷水可當漾水然無解於酈氏黑谷水入濁水濁水入

西漢水之說則但稱山坂糾錯二水互通究未明指漾沔相接

之地以釋眾惑蓋錢氏僅至其上游而未沿其下游考漾沔相

通在廣元之龍洞郭璞爾雅注史記正義今廣元縣隋改曰墊江即西水也鄭

康成書注緜谷大石穴西南潛出者皆以為沔之入潛不言潛

之入沔惟華陽國志西源出隴西嶓豕山會白水逕葭萌入漢

漢葭萌今廣元地與水經注漾水合西漢水東北行合沮口同為漢水

之源皆可為潛水會沔之實據蓋漾者泉始出山之名漾水出

嶓冢行成縣山中百餘里至沔陽西界卽與西漢水合流逕陽平關朝天關之西凡二百里至廣元始分流潛行會沔故西漢上游卽東漢之上游正猶漾旣會沔之後沔水下游卽東漢之下游長於西漢水一倍予嘗仲秋之月經朝天驛至龍門山石穴高數丈水聲浩浩出洞東北流入沔所謂第三洞也詢之士人言水從最北第一洞通嘉陵江伏流數千里經第二洞至此出口然此偶值嘉陵江暴漲故水東出若水落時則仍西南流入洞注嘉陵江余始悟山谷互受之水彼漲此落東西無定漾沔相通端在於此故古今以西口爲第一洞而東口爲第三洞則首尾秩然可見禹貢時水本從第一洞入口至第三洞出口若如後世水勢何反名入口爲第三洞出口爲第一洞首尾倒

置乎洪水時西漢之水本高於東漢漾可注沔沔不能注漾蓋地勢西高東下源流西短東長故二水互受潛通而漾獨專其源委西漢爲漾之別不爲沔之別也況古今陵谷遷變夷水受魚復大江爲荊州之沱戰國時舟師繞此避峽山之險今則淺塞不通於江褒斜二水支灌於彭嶺爲自沔入渭之貢道自漢世已湍急不可行舟湖南辰州之大酉山豫章之龍虎山閩之武夷山岸壁至今留有木柱栝樟曰竈牀等物高二三丈舟中仰望峭壁無階朱子謂上古巢居遺迹蓋上古山谷未開高於後世二三丈及後世泥沙漸去僅存巢穴遂指爲仙跡此尤古今岸谷變遷河底日深之明證至若邗溝之水昔自江高於淮今則淮高於江是以從北至南變沂流爲順流尤潛沔今昔異

形之切證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淮受江水江不受淮又李翱南來錄從高郵泝流百里而至廣陵是唐時尚潛江沔陽之地漢水由此入江江沱亦由此入漢江高淮下

是江之沱卽漢之潛枝分互受尙無主客况漾沔山谷灌輸之水漲落無恆乎或曰漾水既由西漢分流潛行會沔則何不名東漢爲潛而反以潛名西漢曰西漢名潛據水經地志皆以下游受巴郡宕渠水之故卽合之渠河至合州入嘉陵江者酈注指爲入西漢之潛水是潛在下游與東漢上源無涉况爾雅水出江爲沱漢別爲潛不言伏而復出爲潛也西漢既從漾水分出別行正合爾雅故荆州亦有沱潛止以出漢入江得名豈荆州亦有潛穴伏流之水耶又考禹貢諸水皆始終一名惟濟水則又名沔名滎且絕河而不混於河漢水則又名漾名沔名滎浪之水且入江而不混於江非以二水伏見不常異於他水乎夫如是然後可以知漾沔之本通可以知蟠豕之無二可以知東西漢之皆可名潛水

問漢水又東爲滄浪之水地說謂水出荆山鄭注謂是夏水酈氏皆斥之謂經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蓋漢沔以下通稱滄浪惟是無端變名而特書於經者何曰滄浪乃襄字之反切猶不聿之謂筆楚人至今概呼漢水曰襄水卽滄浪之水耳樂史曰荆楚之地凡水冒陵阜而過者皆呼爲襄本無定地故陸澄之地記曰襄陽無襄水也案襄取懷襄之誼漢水善潰決歲歲災潦旣曰襄陽無襄水則襄陽猶漢陽沔陽皆瀕經流大瀆隨地異名非關外水故酈注言纏絡鄢郢地連紀都皆滄

浪之水非秦漢以來所謂襄水而何

釋道南條淮水

問淮為四瀆古不相通故貢道必沿江海以達淮泗其溝通江
淮自吳夫差始孟子乃言禹排淮泗達之江以邗溝為禹迹者
何墨子言昔禹南為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以利楚荆越南
夷之民是不獨明言淮有通江之道且明言中江入震澤之道
或據泗州志載洪澤湖以南有禹王河自盱眙之聖人山分受
淮水逕天長下江沈括以為禹時泄淮故道宋熙甯中嘗遣使
求之明代及本朝屢議疏通未果禹時江淮既有相通之道乃
貢道必沿江海而達淮泗者何曰禹王河通江之道予嘗躬勘
并無其跡須由盱眙天長六合平地開河三百餘里鑿岡掘陵

有深六七八丈者勞費無算而泄漲難期絕無可因之勢不知

何人為之鑿空之誕說蓋盱眙老子山為禹治淮水鎖無支祁

水怪之處故有聖人山之名後人遂展轉傳會為禹王河豈知

百聞不如一見乎故禹貢舟道必由江沿海以沂淮而後至泗

口以入泗泗口一名清口今為黃河所奪蓋江淮二海口相去祇五六百里沿

岸而行無風濤巨險此後世海道行舟之所祖且漢志江都渠

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則吳之邗溝亦但引江入淮而非引

淮注江其時地勢江高淮下所掘未若隋世之深廣故止通運

道不勝戰艦左傳公會吳伐齊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

敗之乃還國語黃池之役越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使邗溝可

通則餘皇戈船曷不由江以入淮而必遶海道以沂淮乎不甯

惟是即唐時高郵至廣陵百餘里尚須泝流而上見于李翱南
 來錄其時邗江之水尚南高北下淮受江江又受淮何況春秋
 戰國故知夫差苦周所謂余沿江泝淮者即揚州沿于江海之
 貢道若吳語夫差起師北征為深溝手商魯之間北屬之沂南
 屬之濟者此則自淮通濟之道與自江通淮本屬二事烏得傳
 會為黃池舟師所行乎春秋吳越江舟尚不入淮更何問禹迹
 乎然則墨子所謂江漢淮汝注之五湖者自兼洪澤湖高寶湖
 太湖而言之合彭蠡巢湖而為五惟嘉定錢詹事大昕曰孟子
 所言排淮泗注之江者古時射陽湖以下之海通可謂之江斷
 無江淮上游可通之理也斯通儒之論歟

釋江源

問江有三源最遠為繩水一名黑水即金沙江次為若水即鴉

龍江又次為岷江凡水以最遠為正源而禹貢敘江源舍遠取
 近者何曰禹貢華陽黑水為梁州以黑水為梁州南界蓋金沙
 江名麗名瀘皆取驪盧黑義為入滇必由之道即諸葛亮五月
 所渡之瀘是禹貢非不言及黑水之源也此水出金沙故曰金生麗水 山海
 經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水名若水即黃帝次子昌意降
 居若水之地西介金沙江東介青衣江故曰黑水青水之間其
 上源曰鴉龍江中游曰打沖河最後會金沙江始名瀘水故漢
 志言若水入繩自以金沙江為正源金沙江出西藏未入雲南
 以前已行二千餘里及經雲南之麗江永昌武定三府至四川
 境始會若水又經東川馬湖敘州三府始會岷江距發源已四

千餘里受大水小水無數較岷山遠逾一倍且若水已為昌意所居不得謂非內地然禹貢但以爲梁州之界而導江不及者瀘水以上瘴重難入湍石無可施功而岷江古號沫水於成都利害最切故導江自岷始非即以岷為江源猶河非以積石為源也知金沙為江之正源則知河出葱嶺之東江出葱嶺之南同源於崑崙崑崙即葱嶺也非河源長江源短矣然金沙江為滇蜀要道鉅石亘塞不通舟楫實不可強施疏鑿乾隆二年四月據大學士鄂爾泰之奏論雲貴總督尹繼善巡撫張允隨委員察勘俱言江通四川瀘州為運銅餉所必由除東川以上無計行舟不必勘估外自東川小江口起至四川屏山縣之新開灘止計千三百二十里又自小江口至湯丹廠白五十里雖崎嶇險

阻要皆人力可施化險為平以利行旅自乾隆四年興工至十三年惟此江上游吳公嶺等十五灘水勢尤險議從陸轉搬過北岸再下船雖奏請開濬旋不成而中止乃師氏範作滇繫於此江再三言之鑿鑿謂滇銅運京歲費鉅萬若開通此江可省陸運夫馬費之半即可抵工程之用功不在禹下豈知金沙江之不可通運猶砥柱三門之不可通漕且亂石礪礪有百倍此者謂禹功所施不如書生坐論乎

釋雲夢

問史記索隱本作雲土夢

索隱注曰雲土夢二澤名

又引韋昭漢書音義亦

作雲土

韋昭曰雲土今為縣屬江夏地

是史漢舊本皆以雲土

夢為澤名蓋西漢今古文所同自顏師古後始用偽孔之本以

改史漢而訓為雲夢之士

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

宋儒因分江北為雲江

南為夢近儒段氏玉裁亦以雲夢為馬鄭古本而唐石經雲土

夢為俗本甚且以雲夢為古文雲土夢為今文者何曰段氏校

史漢孔傳本異同甚核惟於尚書經師家灑不明專據馬鄭本

為真古文因以史記之不同馬鄭者皆武斷為今文此條知史

記作雲土夢同於漢書則牝度馬鄭本當不同於史記而同於

偽孔遂以作雲夢者為古文重紕馳繆乖違經義何者雲土澤

名即地理志江夏之雲杜亦即楚語之雲連徒洲皆同聲假借

單言之曰雲長言之曰雲土又長言之曰雲連徒洲猶山之名

醫無閭名華不注藪之名昭餘祁也若以雲夢為古文本而望

文立義以土為高邱且或曰雲地惟方見土而夢地則已堪耕

作以是為地勢之高下水落之先後

王氏炎蔡氏沈王

豈有江

南之卑濕反高於江北之郢隨乎其繆一段氏謂必加土於作

又之上者大壑大陸雲夢震澤居爾雅十藪之四皆地兼水土

故大壑既豬震澤底定皆自水言而土治在其中大陸既作雲

土夢作又皆自土言而水治在其中然則大陸又何以不言土

古者藪澤所占極廣皆瀦於夏秋涸於冬春不與水爭地故宋

楚田于孟諸魏獻田于大陸衛狄戰于榮澤鄭楚田于江南之

夢其事皆在冬春安得雲夢獨土而他澤不土乎於經不詞於

例自亂其繆二書傳雲夢互稱雲可兼夢夢亦可兼雲從無江

南江北之別左氏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蓋對江北之

夢而言邳夫人生子文使棄諸夢中邳子田見之邳都今江北

安陸縣豈有涉五百里而棄諸江南而田諸江南是跨江南北皆謂之夢又吳師入郢楚子涉睢濟江睢即沮水也涉睢是入西奔濟江乃南渡

于雲中盜攻之遂奔郢又奔隨蓋吳師循江北岸而西故昭王奔郢西走自睢渡江而南東至雲中遇盜始復奔江北之郢隨

是江南亦可謂雲今以土為水土遂分雲與夢為二又分江北為雲江南為夢王氏鳴盛至謂郢在江南楚子自郢濟江而北

又謂禹貢分紀雲夢其時尙未為澤邠夫人諱其生子故使人打漿渡江而奔諸夢地是則禹貢春秋水地易位職方爾雅藪

澤迷方一字亾羊千歧觸霧其繆三漢志南郡之華容今江南石首江北監利江夏郡之編縣西陵皆有雲夢編縣今荆門州西陵今黃岡麻城皆在江北

水經注夏水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陀西南自州陵東界逕於雲杜沌陽為雲夢之藪雲杜今京山縣州陵今沔陽州沌陽今漢陽縣是則苞

川亘隰水草沮洳方八九百里其時未有洞庭故名不見於禹貢皆以是藪為金木竹箭羽毛齒革鱗介之所匯焉自作又以

來陵谷代遷壘田涸陸雲夢日失其舊而諸水並鍾於洞庭於是五湖五渚始見於國策楚詞遂以後世洞庭說禹貢之九江

而不知置雲夢於何地況他澤不言土而夢澤獨言土幾疑古時雲夢之外別有洞庭其繆四至偽孔傳以雲夢為江南之澤

益無譏焉
釋禹錫元圭

問元圭之錫史記夏本紀曰帝乃錫禹元圭告成功于天下此古文家說未見其為天錫而漢武梁祠堂石刻祥瑞圖云元圭

水泉疏通四海會同則至又御覽皇王部引尚書旋機鈴曰禹
 門龍門導積石元圭出刻曰延喜王受德天錫佩是則今文家
 說以元圭為上帝之錫矣考禹號曰文命堯典受命文祖先儒
 說文祖為明堂祀五帝之所則文命即天命矣洪範曰天乃錫
 禹洪範九疇是河中龍馬所負之圖尙爾天錫何元圭之不可
 錫乎惟有是天命故能鼎鑄神彝役使童律鎖支祁於淮中鎮
 息壤於江澚夫是之謂神禹

漢書地理志載禹貢今古文異同

附錄

京兆尹華陰太華山在南左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北襄德禹貢北
 在南洛水東南入渭按右扶風鄠鄠水出東南北美陽禹貢岐
 洛水即禹貢漆沮水也過上林苑入渭美陽禹貢岐
 北汧吳山在西古武功大壹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縣東引農郡盧

氏熊耳山在東伊新安禹貢澗水在上雒禹貢雒水出豕領山
 山在河東郡蒲反雷首山濩澤禹貢析城垣北沔水所出東南
 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霍太山北屈禹貢壺口上黨郡長
 地中又東至瓊槐入海桑欽言絳水出沾大鵬谷清漳水所
 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屯留桑欽言絳水出沾大鵬谷清漳水所
 大河內郡山陽東太行山壅王太行山河南郡穀成禹貢灑水
 入雒東郡東武陽禹貢滎水東北潁川郡密高太室山是為中
 為外方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南郡臨沮禹
 山也荆山華容雲夢澤枝江江出西江夏郡竟陵大章山在
 在東北山華容雲夢澤枝江江出西江夏郡竟陵大章山在
 以爲內方山按大陸橫尾山在東北古廬江郡尋陽禹貢九
 字各本脫今補安陸文以爲倍尾山古廬江郡尋陽禹貢九
 皆東合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通鉅塗大塗澤濟陰郡禹
 爲大江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通鉅塗大塗澤濟陰郡禹
 荷澤在定陶禹貢陶丘在成陽禹貢雷澤乘氏泗水東南至
 陶國東定陶禹貢陶丘在成陽禹貢雷澤乘氏睢陵入淮

皇清經解續編

書古微五

三

鉅鹿郡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常山郡靈壽禹貢北東入庫池上曲陽恆

北谷在西北禹貢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泰山郡博

恆水所出東入滹平原郡燕原山當水所出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桑欽所言

岱山在蓋沂水南至泗萊蕪東泰山汶水所出箕禹貢維水北

蒙陰禹貢蒙山琅邪郡朱虛東至安丘入維箕禹貢維水北

東海郡下邳葛嶧山在西古祝其禹貢羽會稽郡吳具區澤在

為震澤南江在東南入海毗陵東入海丹陽郡石城首受江

按此禹貢三江之一也東入海無南北江豫章郡彭

姚入海燕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經無南北江

澤禹貢彭蠡歷陵古文以為傳淺原漢中郡安陽瀾谷水出

漢按此疑水經之涪水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郫禹貢江沱

禹貢梁州之潛水也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郫禹貢江沱

大青衣禹貢蒙山按此下當云渝氏道禹貢崤山在西徼外江

海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隴西郡氏道禹貢養

至武都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臨洮禹貢西頃西禹

為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

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

至章武天水郡冀禹貢朱圉山在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在東北

澤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為道弱水自居延居延澤在東北

郡涇陽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北地郡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

此即左馮翊襄德之洛水右北平郡驪成大揭石山信都國信

也此言其原彼言其委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六

都禹貢絳梁國睢陽禹貢盟諸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

水經注載禹貢山水澤地記附錄

嵩高為中嶽在潁川陽城縣西北泰山為東嶽在泰安博縣

西北霍山為南嶽在廬江濞縣西南華山為西嶽在弘農

華陰縣西南 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 王屋山在河東垣曲縣東北也 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 恆山為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也 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大嶽山在河東永安縣 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 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 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汧山在扶風汧縣之西也 隴山終南出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也 西頃山在隴西臨洮縣西 嶓冢山在隴西氏道縣之南 烏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 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 三危山在燉煌縣南 朱圉山在天水北冀縣南 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 嶓冢山在弘農盧氏縣南 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 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 外方山崧高是也 桐栢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 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 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 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 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 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 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 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也 陶丘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 荷

皇清系角系 書古微五 星

澤在定陶縣東 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 河水在山陽湖
 陸縣南 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 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
 東北 大邳地在河南成皋縣北 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
 北 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
 江 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 三澨地在南郡郢縣北沱
 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四終

仁和邵順穎校
靈石梁恩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五

南菁書院

書古微六

邵陽魏源默深著

甘誓篇發微

淮南子齊俗訓曰昔有扈氏為義而亾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
 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其子故伐啟啟亾之此今文家誼
 以經文考之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案書大傳曰三正
 者正色三而復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王者一質一文據
 天地之道宋均注含文嘉曰三正謂朱白蒼象三正宋書禮志
 曰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高辛
 夏后氏皆以十三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
 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故夏啟數有扈之罪曰怠棄三

正謂不守三統迭王之義而思自僭號也有扈但見唐虞官天下禪賢不傳子欲責夏以不師唐虞不知上古黃帝傳千三百年子孫十四世顓頊五百年傳九世少昊四百年傳八世帝嚳三百五十年傳十世自古繼統者皆有家而無官開創者皆有征誅而無禪讓安得少見多怪妄思角立此史記淮南之說不可易也且有扈氏自恃禹庶子以爭兄國豈敢不當王而庶子當王乎此誓與周公征管蔡同名正言順無可議者至傳說傳會則有推之啟以前者墨子明鬼篇引作禹誓曰日中吾與有扈爭一旦之命莊子人間世篇禹攻有扈氏國爲虛厲呂覽召類篇曰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說苑正理篇云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二年而有扈氏請服又有

移諸啟以後者呂覽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則更在仲康之後少康之前傳聞異詞與書尤相矛盾夫禹功告成舜薦於天攝政十七載禹末年復薦益益避於箕山之陰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安得禹時卽有不服之諸侯三陳不勝退而脩德之陋事乎況甘誓曰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義正詞嚴安有所謂爭一旦之命及不勝引退久而後服之事乎淮南謂有扈爲義而亾已爲無識況呂覽等乎古書皆在竹帛不得家置一編惟憑口授故每述一事人各一詞要惟以經文爲斷耳易象如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及大橫庚庚予爲天王夏啟以光皆當初占卜

得此兆古者國有大事必請于卜卜而驗則傳為盛事而繫之
 易占耳惟少康中興纘禹之績祀夏配天何以無一書曰五子
 之過即紀少康之書但有其目而佚其文耳帝王世紀仲康崩
 子相立相即位夏衰后羿自鋤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相
 徙于商邱依同姓諸侯謝鄩氏以上世紀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
 後漢書羿不修民事淫于原獸而用寒浞寒浞殺之因羿室生澆
 及豷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遂滅相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為仍牧正甚澆能戒之
 澆使椒求之澆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虞思有虞國之君於是妻之以
 二姚而邑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
 收夏眾撫其官職伯靡夏之忠臣出奔有鬲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

以伐浞少康復使女艾伐過殺澆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于

夏邑以上左傳較世紀及楚詞王逸注及紀年所載為尤詳自太康失德夷始畔夏后相

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門獻其舞

樂後漢書五子即五觀亦作武觀皆啟子仲康之弟歌即過字之

聲譌兩言之過兩次逃難往過地也書且有典謨誓誥訓命六

體從無歌體偽古文之可笑未有甚於是篇者蓋用原序過字

則書必有事實何從作偽惟改作歌而後可空言敷衍近日段

江孫三君注本雖皆知當作之過而尚疑歌是假借豈知偽孔

肌改乎至少康中興必有誓誥至周時杞已衰微非宋之比文

獻雖無可徵然左氏述羿浞澆傾危之迹虞思相靡匡救之忠

合之書序已足當少康本紀是五子之過一敘雖其書不傳實

爲太康失位少康中興之張本孰謂無少康之書乎問禹功在萬世至今猶懷明德何以啟後卽爲太康仲康及相相爲羿篡后緡逃仍不絕如綫而少康以後直至癸桀並無賢聖六七作之君亦無卜世七百年之祚反不若商周者何曰唐虞商均一世尙不能下逮何況世德作求天之報聖人者或不在是抑或契至成湯十四世而後王稷至太王千餘歲數十世而周始興興愈遲者祚愈久天道不可得聞姑存其說而已至妣姓分封用國爲氏故夏后氏外有有扈氏斟鄩氏杞氏斟氏戈氏又少康封少子於越並見史記杞世家越世家

湯誓序發微

並攷三亳都

問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鳴條之野作湯誓僞

孔傳謂桀都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陟在河曲之南湯師從亳繞出桀西乘其不意近日金氏鶚禮說據汲冢紀年不都安邑而都河南並據孔疏謂鳴條在安邑之東爲今陳留地以糾正僞孔傳繞出桀西乘其不意之說兵形地勢判然不同者何曰以升陟爲繞出桀西險薄不倫金氏欲糾正僞孔傳繞出不意之說而不知先踏僞孔傳湯都東方之失皆由誤讀帝告釐沃之序也序曰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鄭注謂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爲戰國商於之地今陝西商州故史記六國表序言禹興西戎湯起於亳周以豐鎬秦用雍州漢自蜀漢皆在西方是湯都西亳爲元王契始封商州之地故曰從先王居從此升陟渡河

孔疏陟是山阜之地在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陟向北渡河乃東向

安邑戰鳴條薄安邑抵三臆皆自西而東形勢歷然此尚書最古

之誼自偽孔傳謂湯從相土之商邱遷偃師之景亳為從先王

帝嚳之居契父帝嚳於是亳在安邑之東不得不謂迂道險阻出桀

不意而金氏又改桀都河南洛陽以文其失請列八證以闢之

書傳惟言相土居商邱乃帝嚳孫也而嚳都何處并無明文皇

覽稱帝嚳冢在東郡濮陽為今河北濬縣非河南之偃師何得

以偃師為嚳都國語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史記契至湯正十四世荀子

成相篇契元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故書序以湯復契都

商州為從先王居無緣降嚳稱王且違諸侯不祖天子之誼是

元王所都必是始封之商州而非商邱非景亳庶符史記三代

皆起西方之誼證一也湯以前八遷不可考可考者一為契所

遷之蕃見水經注為今華州

渭水篇注巒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又世本契居蕃注云在鄭

西即巒城今華州也

一為昭明所居之砥石

見荀子成相篇疑近砥柱在今陝州皆在西方

契封商地大得至藍關以北聽其遷湯伐桀時盡復先業受小

大共球奄有四方始渡河伐韋顧昆吾伐夏故升陟戰鳴條皆

在安邑之西

寰宇記雷首山即陟山湯伐夏所升也

乃師行所必由以東征西怨

俟我后後來其蘇之日何待迂行詭道出其不意屢以慙德誣

聖豈奉天伐罪仁者無敵之師證二也史記湯歸至泰卷陶中

鬻作誥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至于東郊告諸侯羣

后明是自東歸於商亳若景亳在桀都之東則湯當歸至西郊

何為反至於東且湯聘妣有莘聘尹莘野皆在洽陽渭浹擊柝

相聞若湯都商邱都偃師距莘皆千餘里中隔數國無緣遠聘

證三也尚書緯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商頌疏引尚書中候云

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于洛降三分沈璧藝文類聚水經

洛水出京兆上洛縣今商州地是亳為商州舊名故史記秦本

紀甯公三年遣兵伐湯社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封禪書雍

西亳社有三社主之祠說文亳為京兆杜陵蓋商之裔孫有世

居亳地者故自稱祖號證四也括地志雍州三原縣有湯陵臺

天子十三年百歲而崩葬于微今扶風微陌是也其地縱非天乙之陵亦必後裔亳王之蹟吳起對魏文侯

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考桀都

安邑在今解州河環其西南東三面而受濟水於懷慶正在其

左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有羊腸在安邑北而洛陽同州皆在畿

輔是為伊闕峙其南太華峙其右至汲冢紀年桀始居斟鄩夏

姓國漢北海郡平壽故城今山東萊州府濰縣地十三年遷于河南古無以河南名地

者蓋河內之譌而金氏據此為桀都洛陽之證考洛陽東以成

臯為阻不以河濟為阻且國語伯陽父言昔伊洛竭而夏亡韋

昭注言禹都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地伊洛皆經其北入河故

以卜夏之存亡苟桀都洛陽韋昭何為舍桀溯禹故知桀都河

內決非河南證五也書序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臯商

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箋云韋彭姓顧昆吾皆已姓三國黨惡

于桀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考三臯為周之

曹國今定陶水經濟水注昆吾為周之舊許國今河南許州左傳昭

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孔疏許既南遷故云舊許其地此時屬衛哀十七年傳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

觀是也金氏據史記桀敗走鳴條之語知鳴條非桀都并以舜陟

方乃死卒于鳴條東夷之人為證無論書序湯戰鳴條在勝夏
遷社之前則鳴條自當在安邑之西距舜都蒲坂二百餘里故
為近畿巡省之地其所卒之鳴條或謂即皇甫謐所謂安邑之
鳴條或謂舜崩蒼梧見于檀弓史記故曰舜勤民事而野死與
禹葬會稽同義故曰東夷之人但非桀所戰之鳴條自在南巢
放地也湯師自太華之陽渡河升陬以敗桀于安邑桀走渡河
東依昆吾于鳴條又走依三腹正符湯師自西乘勝東追之事
若湯都商邱偃師更在鳴條昆吾之東興師西向則桀敗當走
西湯師亦當西追何反愈走愈東直至南巢今廬州府巢縣且平原曠
衍何得有升陬之事金氏不能指實陬地可謂詞窮遁陷證六
也書序曰湯與桀戰鳴條之野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夏師

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夫太社王社皆在安邑國都湯既勝
夏於安邑桀尚擁眾東行故尚未可遽屋其社若湯從東來桀
東出拒戰敗于鳴條距洛陽之都尚七八百里距安邑之都千
餘里湯尚未至夏都何由欲先遷其社金氏於此不措一詞證
七也皇甫謐又據湯居亳與葛為鄰葛即甯陵之葛鄉則亳理
不得遠故以南亳穀熟為湯舊都尚書疏無論長葛縞葛地多同
名何處不可傳會且契至湯八遷湯初不常厥邑初征雖自葛
始至十一征無敵于天下豈尚始終皆繞葛國且相土烈烈海
外有截而至湯僅以七十里起則國營中微相土何以東遷商邱箋言其入為王
官出長侯國始因此改封畿內然詩言昔在中葉湯起相土故
有震且業毛傳訓業為危正謂中葉削弱之事
墟伐葛伐韋伐顧初年用兵或在山東河北韋即禾韋今衛輝府之滑縣顧即魯
甚青經釋賣編 書古微六

哀公盟齊邾之地在今曹州范縣至
偽汲冢紀年克顧之年皆不可信 及被桀囚于夏臺既而釋

之諸侯來朝者六國書大傳漢南諸侯聞而歸者四十國呂覽東征

西怨南征北怨則自汝漢關地益西王分有二遂復居於元王

始封之商州受小大共球已將朝諸侯有天下故書序特存帝

告釐沃以著成湯受命之本豈得以初年鄰葛之事疑中年從

先王居之事證八也帝告釐沃者疑述上帝眷顧商頌古帝命

武湯正域彼四方言湯既有天下始以商邑翼翼為四方之極

此指景亳明伐桀以前未能正域四方至伊尹告太甲曰惟尹

偃師而言躬先見於西邑夏謂夏在亳西此有天下後分建三亳之詞蓋

徙都偃師之景亳而建東亳於商邱仍西亳於商州各設尹以

治之與景亳相輔是為邦畿千里故亳訓為大與京同誼若僅

以距偃師百十里之地分為三亳立政三亳阪尹鄭注東成皇

即新安之或分商邱四十里為南北二亳而反廢初年從先王

居之古亳以忘王業所由興則是周棄豐鎬漢棄豐沛南陽唐

棄晉陽皆本撥中衰之勢豈開基創業所宜有乃閻氏若璩謂

伊尹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與商邱連界而去偃師八百里

伊尹既總已聽政於偃師又焉能常訓太甲于桐因力主湯都

商邱之亳不知三代建都皆在河洛中央禹都陽城湯都偃師

武王營維邑三都相去皆不過百餘里故度邑解武王曰吾將

因有夏之居南望過於三塗北望嶽鄙瞻顧有河粵瞻洛伊而

商頌亦曰景員維河惟偃師偃瀕孟津足以當之夏商河皆自

大伾北出冀州豈有古河逕歸德商邱閒者哉毛傳釋景員為

大均謂可均四方之道里若不居中土河洛安能均馭四方哉
劉向云殷湯無葬處然知放桐所在則知湯陵所在且太甲在
桐自必妙簡保傅豈必尹舍總已之任而朝夕親訓於南亳哉
後世圯河五遷盤庚復遷景亳以從成湯之舊故其書有適於
山將復我高祖之德正以景亳依山負河湯所經營勝於商邱
邢相庠衍之亳若湯都商邱何得有適於山多於前功之語耶
故知東亳則知初年征葛征韋顧之形勢知西亳則知中年升
陲克夏邑遷夏社攻鳴條之形勢知景亳則知有天下後員河
適山正域四方之形勢而後可以盡釋偽孔傳之誣通書大序
從先王居之誼

湯誓佚文

論語所引與墨子湯誓同文孔安國謂伐桀告天之詞今輯於誓師之前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陲遂與桀戰鳴條之野

此書序也案舊當有維某年月日湯

上祭于亳之文今佚以書序補之

王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

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

孔安國論語注曰此湯伐桀告天之文殷牲尚自未變夏禮故用元牲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

又國語周語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江氏聲以此文附於湯誓之末但誓末予其孥戮女罔有

攸救誓文已完不應復有佚文當在誓眾之前蓋古者出師必先祭告天地而後誓眾如太誓武王先上祭于畢又大雅棫樸

及皇矣詩是類是禡說者謂文王先郊天而後伐崇司馬法亦有將用師必告於皇天上帝禱於后土山川冢社造於先王之

語是湯誓伐桀必有告天之詞書經秦火止存誓師之文佚其告天之詞故孔安國法論語據墨子知為湯誓而偽孔傳乃以此文入之湯誥其非孔安國本明矣或曰今

本墨子此文作湯誥不作湯誓說詳下篇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墨子尚賢篇引此稱湯誓當在簡在帝心之下即序所謂伊尹相湯也偽古文以入湯誥其失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

天命殛之此下三舉天命以誓眾明誓在告天之後也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

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

敢不正此再舉天命以誓眾也史記殷本紀予惟聞汝眾言二

每簡或二十二字在今夏多罪二十二字之前考藝文志言尚書

或脫簡或開編今此湯誓文倒兩行正開今汝其曰夏罪其如

白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

汝偕亾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

賚女此三舉天命以誓眾也尚書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

亦大矣是時伊尹仕于夏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

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去無

伊尹遂去夏適湯劉向新序韓詩外傳均述此事此是桀平日

以日自比殷民爾毋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罔有攸赦鄭氏謂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引周禮其奴

謂周禮司厲職謂當身而沒為奴者男女以修辱之非子孫

從坐也此孥字當為奴鄭注漢世習見秦法不可以釋經

湯誥補亾前半見史記殷本紀後半即論語所引或以為

入湯誥之末今分輯書序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

予乃大罰殛汝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

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

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

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言蚩尤擾亂百姓帝乃震怒弗

此湯以黃帝征蚩尤尤譬已之征夏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

怨述先王訓典不可不遵其言曰凡不道之人毋使子小子履

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

心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聿求元聖以下十四字論語所引無之見墨子

尚賢篇作湯誓然湯誓無闕文而帝臣不蔽以下正當有此文義乃足蓋論語括述其文不全今以墨子補入萬方有

罪在子一人子一人有罪毋以爾萬方論語引止此或以為湯誓不云湯誥然誓止三

軍而誥則萬方所同今此文似誥體不似誓體且湯誓始則戒眾末乃要之以刑首尾完具何由闕佚至諸子引誥為誓或隨

文便故墨子又稱此文為湯說今分輯屬於二篇各存其說蓋王者出師必先祭告於天而後誓眾如太誓武王上祭於畢然

後誓師又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家社乃造于先王然後豕宰征師于諸

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師至某國是伐國必告天之明證湯之伐桀也史臣錄其告天之誥與誓師之詞孔子敘

之於書秦火後誓存誥缺引者遂以誥為誓幸賴史遷問故孔安國得見殘篇今合之所缺無幾矣至呂覽稱湯伐夏歸後五

載禱桑林之旱亦有此數語則告天罪已同詞不必以彼疑此

附墨子非攻下篇引商書一則

夏王桀此下舊有下有誥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

鬼呼國鸛鳴十夕餘天有誥命四字舊讀在乃命湯于鏹

宮用受夏之大命曰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

誅之予必使汝堪之此神述上帝誥命詞也湯焉敢奉率

其眾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閒有

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此神再述天帝誥命

詞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

奉桀眾以克有屬諸侯于薄薄毫薦章天命通于四方案

雖非尚書而殷人尚鬼文詞古質在墨子之前必佚書之類姑附以備攷

盤庚篇發微商書第

問書序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
 耿作祖乙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殷民咨怨作盤庚三篇鄭注祖
 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當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
 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下二篇是盤庚
 為君時事五遷者商邱亳囂相耿為五邦漢地理志河東皮氏縣耿鄉史記正義括
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有耿城此東漢古文為自西河之耿而
 故耿國案耿今絳州河津縣地
 遷於河南之殷也史記殷本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舊解皆謂自商邱遷
 洛之偃師復帝嚳索隱帝中丁遷於噲地即滎陽在鄭州滎澤西南
 之墟辨詳下篇
 河亶甲居相正義括地志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祖乙遷於邢通典邢州古祖
地亦春秋時邢國滅于狄齊盤庚時殷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
 恒遷之今順德府邢臺縣
 居成湯之故居此西漢古文為自河北之邢而遷於河南之殷

也耿邢東西相去千餘里圮遷二文又相刺繆且同一古文說

而判然燕越雖諸家調停其說或謂邢即是耿史記正義或謂圮於

相遷於耿偽孔傳或謂圮於耿遷於邢邵氏皇極經世任肫附會無一左

證者何書疏又引汲冢古文盤庚遷于殷殷在鄴南二十里東

哲謂壁中古文書序作盤庚將宅殷不云治亳殷以申殷在河

北之說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土應劭謂在湯陰界即汲冢

古文盤庚所遷之殷非亳非朝歌近目桐城姚氏鼐力主其說

且據揚雄州箴盤庚北遷牧野是宅以證殷在河南自盤庚遷

後終殷世不復遷并以武丁自河徂亳為即位後祭於湯廟之

事盡斥史記殷本紀書序將治亳殷之妄者何曰馬鄭所據圮

于耿之書序乃衛宏所造之古文本非馬遷所受安國度于邢

之古文本也東晉所稱將始宅殷之書序託於壁中古本尤無
 稽之談兩漢今古文家所未見者也信衛宏東晉必不信史遷
 安國而後可且古今河患皆在大伾以東下游土疏平衍之地
 若孟津以上水深岸峭土堅自夏至今數千年從無潰決況河
 津之耿偏處龍門兩崖壁立安有圯壤城邑之事其不可通者
 一書序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盤庚遷殷皆因遷都作誥若祖
 乙圯耿不遷何用作書鄭氏曲申之為修德禦災故錄其書之
 說則唐堯之德豈讓祖乙何不以德禦鴻水而必亟咨疏道且
 書序既嘉祖乙之不遷即不當錄前後諸君之屢遷進退無據
 其不可通者二張守節謂邢耿同字然通耿於邢可也今反通
 邢於耿移下游河患之邢臺於上游無河患之耿地不可也况

謂圯於相遷於耿圯於耿遷於邢與史記馬鄭說無一合與今
 古文序無一合其不可通者三至鄴南河北之殷墟在相安陽
 界內距河亶甲所居之相僅百餘里蓋盤庚後王所遷故武丁
 又自河北而徂亳晉人誤以殷後王之都為盤庚之都不但與
 書序亳殷不合且與經文涉河適山復高祖之義不合姚氏并
 以盤庚所遷之殷為即朝歌之殷而不能言自何處遷至若由
 耿邢河北之地仍遷河北可言涉河適山乎可言復高祖之業
 乎其不可通者四然則當如之何曰從史記古文說而已證禹
 河故道者莫切於殷都禹河自大伾山折而東北初行相州安
 陽內黃之間即河亶甲所居之相有故殷城通典元和志並同有黃澤
 方數十里環之以隄即禹河所經河去水鍾為澤水經注故祖乙

避相之圯而遷則禹河初經相州內黃之明證也自此而北則
 為鄴東故大河所謂洹水南殷墟者在安陽界距內黃不過百
 餘里別是盤庚後王渡河所遷之殷則禹河經臨漳東之明證
 也自此東北歷成安肥鄉而合漳是為北過降水降水即漳水自後
 漳河即禹河故道漳水逕鉅鹿縣境而為大陸澤殷祖乙所遷
 之邢在焉即今順德府之邢臺是禹河行鉅鹿邢州東之明證
 也其後邢又圯於河盤庚始去邢而遷於河南之亳殷蓋殷世
 邦畿千里中葉以後衰於東北而縮於西方其商州西亳久已
 委之戎羌壺關以西即非畿內故西伯得以戡黎而數世播遷
 皆不出河北河南之境乃謂龍門西河曾有殷都且不圯於大
 伾以下而圯於三門以上此理所必無者也凡賢聖之君欲朝

諸侯而運諸掌必據中原形勢之地故盤庚自邢遷亳殷武丁

又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國語皆去河北而都中

州盤庚既沒其後王即去亳而遷於河北之殷其地去亶甲之相州不遠故史

不武丁既沒其孫武乙又去亳而遷於河北之朝歌至紂遂亾

其國蓋以形勢則邢相偏僻不如河洛之胷腹以土地則亳殷

饒瘠不如河北之沃饒英主務攬全樞中主惟耽安逸若果祖

乙居耿踞上游以臨天下且介平陽蒲坂安邑諸都之間盤庚

何必舍之而適亳殷此又理之必無者也今黃河桑乾河滹沱

河漳河決口所過之地膏腴倍舊畝收數鍾俗號為鋪金地且東決則

西淤南決則北淤漢武時河決瓠子丞相田蚡食邑鄒在河北

岸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菑邑收多乃言於上曰河決殆天意非

人力可強故決口久不塞是小民蕩析離居之患正豪族爭占膏腴之利也不遷都去邢則不能奪世族采邑公田豪占之利散均於小民若絳州耿地既無河患又堯舜故都憂深思遠安有風俗奢淫之事而必去之惟恐不速此又理之必無者也考之經文其隱言圮河者曰重我民無盡劉曰天降大虐曰罔知天之斷命其顯言圮河者曰恐沈于眾曰惟胥以沈曰蕩析離居其言世族貪利者曰總于貨寶曰具乃貝玉然則盤庚遷殷不爲圮河則已爲圮河則必在下游河北之邢而不在上游西河之耿不爲風俗奢侈則已爲風俗奢侈則必在下游瀕河與民爭利之邢而不在上游瀕河無害無利之耿尤不當在無稽無證之南殷而遷於無山無高阻之北殷請以斷衛宏馬鄭束非廢眾王淑謀不用也靈訓善言于謀之善者則由之非者則格之敢必使人謀與卜筮相合其敢違卜用而宏茲賁大之功乎自弔失淑誼格存各旁又譌其句讀何怪讀經者之贅牙乎是若今文尙書今子其敷心優賢揚厯而馬鄭本譌爲今子其敷心腹腎腸此則今古文之雅俗不辨而明者

高宗彤日發微上

商書第四篇

問高宗彤日篇典祀無豐于昵馬融注昵謂禰廟王肅亦曰高宗豐于禰有雉升遠祖成湯廟之異僞孔傳亦以昵爲近廟考史記書序及伏生大傳并謂高宗祭成湯明日有雉升鼎耳而雉武丁懼夫繹祭太祖何謂豐于禰廟且雉不升于禰廟之鼎而升于祖廟之鼎者何禘祫疏數有常期籩豆佾舞有品制高

宗無緣意為增損且高宗能聳其德至於神明慈良于喪三年不言即豐于禩斷無薄于祖仁者之過易辭而遽天變于上至謂享年不永民中絕命者何史記述古文說曰烏乎王嗣敬

民罔非

句天繼常祀

句無禮於棄道

鐘鼎古文司多為嗣豐禮形近未嘗以昵

為禩廟與馬鄭偽孔乖異者何曰以昵為禩廟不但非今文說并非古文說也西漢古文家自史記外莫古於劉歆五行傳釋

此篇曰雉為羽蟲之孽易有鼎卦宗廟之器奉宗廟者長子野鳥自外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漢成帝報許皇后書亦

引高宗彤日祖乙之言為飭掖庭椒房之徵杜欽上成帝論災異亦謂應主後宮適妾爭寵相害為患引高宗遭雉雉之戒飭

已正事殷道復興唯陛下正后妻抑女寵以銷災異五行傳成帝鴻嘉二年有飛雉集博士庭厯階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

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時車騎將軍王音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為

福之驗今雉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洸行

流聞皇天數見災異宜謀於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庶繼嗣可立災變可銷也皆以雉雉應宮闈繼嗣從無豐于禩廟之說

古今人表以孝已祖已列於武丁傅說甘盤之間蓋高宗信後妻之言將廢世子孝已

家語曾子喪妻不更娶人問之曰昔高宗信後妻之言廢孝已尹吉甫信後妻而放伯奇帝王世紀亦有斯語又考殷世惟天子得以干支名次則王世子亦得名之孝已祖已是也降年有承有不承事關宗社之脩促天變於上臣諍於下言王嗣克敬則

民罔非心天胤典嗣以長以賢奈何以立儲大禮施於棄道昵愛之人豈徒豐禰祀之謂而太史公王音劉歆所見之古文反不如馬融偽孔乎其釋彤日篇之禮昵爲豐禰已大繆矣及其釋無逸則又改爲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馬注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爲不義逃于民間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鄭同馬義是謂高宗之欲立祖甲立賢非立愛也祖已諫爲立昵且孝已究未嘗立是高宗未嘗從祖已之諫而夫子述其書無逸頌其賢非馬鄭之大繆乎高宗享國百年孝已長子蓋亦不下七八十歲先高宗而卒故祖庚繼立并非違祖已之諫也乃祖庚享國不永而卒傳及於祖甲以淫亂衰國祚此般家兄弟世及之常高宗所不及豫料殆若有天

意焉立妃如立太廟立子如設宗社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亾烏乎天胤典祀敢不戰戰兢兢哉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官天下傳賢之誼於舜戒禹啟毋若丹朱見之見臯陶謨解家天下

傳子之誼于高宗彤日天胤典嗣見之易以高宗伐鬼方分繫之既濟未濟蓋當朝諸侯有天下極盛之時而履霜堅冰卽伏於其際故書列西伯戡黎之前著殷周二代興亾之本焉序書者其有憂患乎般人尙鬼占驗必詳傳及箕子洪範五行於五事爲視之不明其變爲羽蟲之孽其應爲不祥昵惑後如厥鑿孔章王嗣天胤主器皇皇於禰廟何預焉馬融詭異鑿空訓昵爲禰因并改無逸篇太甲爲祖甲以淫亂之主冒爲賢君移於高宗之下誣經不祥誣賢聖之君無法非孝者無親立一誼而

不道者三罪豈在偽孔下哉

文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自謂三宗

後世諸王皆在武丁之後乃孔氏廣森忽謂不壽諸王自太甲數之則殷祚不能六百以曲申馬鄭祖甲居末之說豈太甲後中宗高宗皆在不壽諸王之列乎違心舞文不顧經義以徇其私良可謂也

高宗彤日發微中

商書第四篇

問五行傳自劉歆說外又一云鼎三足王公象而以耳行野鳥

居鼎耳小人居公位敗宋廟之祖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亾之

異也武丁恐懼謀于忠賢脩德而正事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

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書疏引鄭康

成曰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以為

政是不以繼嗣為占而以用人為占也尚書大傳武丁祭成湯

有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問于祖己祖己曰野鳥不能升鼎今升

鼎者欲為用也將無遠方及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

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是不以繼嗣為占而以

懷遠為占也諸說乖異者何曰高宗之書不止一篇且書稱廟

號亦不作於高宗之世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升鼎耳而

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史記高宗祭成湯明日

有飛雉登鼎而雉武丁懼祖己曰勿憂克脩政事祖己乃訓王

武丁崩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作高

宗彤日及訓則是事諫於武丁之初書作於武丁之後誼皆主

於省懼似二篇而實一篇也首篇專論繼嗣天膺之事次篇則

脩德行政用人振武綏服中外彌綸畢舉此朝諸侯有天下運

諸掌之實政似三事而實一事也故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

德報之速也金氏履祥誤會史記之說遂以此書為繹祭高宗之廟斥書序為不足信豈史記書大傳及西漢今古文家之言祭成湯者皆不足信乎燕說郢書說經通弊何怪焉金氏說見尙書表注

及通鑑前編

高宗彤日發微下商書第四篇

問豐禰之說既無稽而近世武進莊氏述祖陽湖孫氏星衍又據通典賀循議曰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者以弟不繼兄故也殷本紀祖乙子陽甲陽甲弟盤庚盤庚弟小辛小辛弟小乙小乙子武丁是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人相及盤庚既不為陽甲立廟小辛繼世父值殷衰未能脩復廟禮高宗繼父小乙居喪盡禮而世父之廟不序猶承盤庚時失故

有雉雊之異既感祖已言乃脩建寢廟故殷武詩箋謂高宗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以此申豐禰之說若何曰是尤繆之繆者賀循所謂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者以弟無後兄之誼墨子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是殷世天子惟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廟而五偽古文始

據周制改為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如使四人繼立分占四親廟將有祭不及禰

之患故兄弟同堂異室共為昭穆而不序父子相後之位莊氏孫氏乃改不序陽甲之廟為不立陽甲之廟則是生則君之死則餒之歷四世而無廟此魯桓僖所不忍於隱閔明嘉靖所不忍於武宗者曾盤庚高宗之賢而為之乎盤庚篇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言遭家不造我王徂謝倏已三

年故重言先王以動萬民之思故昔人謂上篇是盤庚為臣時
 作下三篇是為君時作曾有虛主不祀之禮乎總之諸儒皆惑
 于馬融祀禰之文求其說而不得故展轉傳會彌鑿彌遠然則
 正之如何曰有西漢史遷劉歆古文說在有漢石經無逸經文
 在有書序大戴禮及各今文家說在至金氏榜禮箋謂兄弟同
 昭穆不相為後乃士大夫禮不可通於天子諸侯此僅據周制
 言之也若殷制則自成湯至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為君凡十二
 代而正代惟六故易乾鑿度曰殷六代王也是殷制兄弟同昭
 穆不數入正代之明文不可以周禮為殷禮

王說命篇佚文 商書第五篇

昔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于是二年默

以思道政事決定於冢宰卿士患之曰王言惟順令不言臣下

罔攸稟命 楚語 時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以視羣臣無是者乃命

百工夙求之野 說文作夙 得之傅巖 史記作險說文作巖云巖

者傳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于傅巖之城武

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傅巖即傅說版築

之處所隱之處名為聖人窟又水經云河間水北虞山南 武丁

先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弗類故茲不言曰若金用女作

礪若津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

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爾交脩予罔予棄 見楚語此

尚未得傳說時 于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

來升為三公而使朝夕規誨 此亦楚語乃既 傳說乃訓于王曰

念終始典于學 文王世子 惟教學半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 樂記

引說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縑衣

說命鄭注曰兌當為說殷高宗臣傅命 爵罔用惡德民立而正事

繩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皆既得說 高宗三年

不言言乃謹坊記引高宗天王 武丁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

養老之禮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至

者六國史記殷本紀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

見視羣臣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巖中是

時說為胥靡以築于傅巖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

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以傅巖名之號曰傅說源案此

事在尚書中最奇楊慎謂武丁嘗居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日

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故託于夢商俗信鬼

因民所信以神道設教乎源案此論不近人情明知側陋中有

高隱上如光武子陵高祖四皓之布衣交何妨聘以幣帛如湯

聘伊尹之例且以胥靡版築之徒並無成都成聚之化何以知

其為聖此必高宗實有是夢夢中神告以姓名指以方向示其

巖穴始得令百官夙求而得之不然九州億姓何從夙求而得

之乎文王之得太公也以出獵卜之曰今日所獲非龍非虵非

熊非羆為王者師果遇太公于渭陽與語大悅立為師曰吾太

公望子久矣武王克殷維師尚父秉鉞牽牲夫以卜得聖與以

夢得聖何異焉且太公久望更在下獵之前豈不更神乎國家

將興必有禎祥見乎蓍龜善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又何

異焉曰君爽篇歷舉湯之保衡大甲之伊陟臣扈太戊之巫咸

巫賢武丁之甘盤而不及傅說何也篇首又止言求傅說而不

微子篇發微

商書第六篇

問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

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是殷本紀宋世家所載微子事必古

文尙書說明矣殷本紀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

少子辛母為后辛嗣立是為紂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旣而紂殺比干剖其心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樂器奔周宋世家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旣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周西伯昌滅凱國祖已諫不從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太師若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箕子佯狂爲奴比干諫死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周本紀紂昏亂暴虐愈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則是微子所問者乃樂官太師疵少師彊且其去在比干已死箕子已囚之後乃馬鄭古文本

作父師少師而注爲箕子比干者何曰此馬鄭古文本衛宏所僞造斷斷非安國古文之明證也請列五證以明之父師不可名官卽周禮亦無太師少師之名惟司徒所屬有師氏保氏掌五禮六樂以教國子詔王媿諫王惡乃中大夫下大夫之職惟大戴禮保傅篇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周公爲太保召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又立三少皆上大夫與太子宴此乃太子官屬一時權設爲周官所無故周禮止有孤卿而無三孤之名自王莽始立三公三少官載於百官公卿表劉歆遂臆造箕子在父師之位與洪範之說以傳會之而鄭氏遂以莽制說尙書謂父師三公之官少師者孤卿爲太師之佐以箕子比干當之于是東晉僞古文遂撰周官篇三公三孤以實其制豈知周官所無何

况殷制史遷孔安國所未知何謂古文况在殺比干之後何得
 尚有比干可咨其謬一也箕子微子諸父家人相語例當呼名
 漢疏廣兄子疏受直稱父子况箕子答武王之問曰而曰女豈
 有自詔其從子乃一則曰王子再則曰王子之理又豈有一問
 不答再問不答直待出今爾無指告于顛隕之詞而後語之之
 理惟其為師氏保氏樂官以疏遠之臣對貴戚之臣故慎密不
 敢輕言其證二也呂覽當務篇紂之同母兄弟三人其長曰微
 子啟其次曰師衍其次曰紂紂母之生啟衍時尚為妾已而為
 妻生紂帝乙欲置微子啟為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
 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論衡本性篇曰微子篇云今本脫
 我舊云孩子紂為孩子之時太師知其不善之性太師今本
 誤作微子是

今文刻子一作孩子保傅篇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太師
 持銅而御戶左王后所求聲音者非禮樂則太師緼瑟而稱不
 習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故能知其不善於孩子
 之時蓋欲立微子啟不立紂者太師也欲立紂不立啟者太史
 也且其詞鄭重乎殷民攘竊神祇之犧牲亦太師職掌所及
 非箕子父兄之詞證三也商其淪喪我罔為僕釋文云一本無
 作僕故誤臣字蓋古文僕
 認為二字言不忍為俘虜也我不顧行遯言不獨王子當出我
 亦不顧慮而行遯於荒也此太師少師將抱樂器出奔之詞與
 箕子之佯狂不遯者無涉證四也古今人表以太師摯亞飯干
 三飯繚四飯缺少師陽鼓方叔擊磬襄列於微箕比干伯夷叔
 齊之次在膠鬲微仲商容師涓之上故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

奔先祖之樂遂作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董仲舒對策云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故天下去殷而歸周蓋抱祭器遯荒者微子也抱樂器遯荒者太師少師也皆未嘗奔周及武王克商求殷遺賢而後微子及太師少師皆以其器歸周史從後書則謂之奔周試觀楚逢伯對楚子之言則知遯荒在前歸周在後皆符西漢今古文說證五也至微子遯荒蓋同於太伯之遯荆蠻或與太師疵少師彊等抱樂器祭器同遯武王克商時求微子箕子不得故先立武庚及事定訪知微箕所在乃封箕子于朝鮮微子于宋皆賓之而不臣烏有肉袒牽羊輿櫬銜璧之辱而仁人爲之乎殷氏逢伯之言蓋因鄭伯

目前之事傳諸古人以勸楚子矜釋之心詎可泥爲實事猶太

師摯等所適齊楚秦蔡各國皆敘事者從後書之以今名加於

古事耳夫於是而鄭注父師箕子少師比干之誣於是乎釋呂覽

先識篇殷內史摯載其圖法去之周孫氏星衍據史記今殷其典喪謂典卽圖法卽史摯奔亡之事源案典殄同音典喪卽殄喪之謂此時微子止咨太師少師無緣文及史摯也

西伯戡黎篇發微商書第七篇也黎大傳作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一年斷

虞芮之訟二年伐犬戎三年伐崇四年伐密須五年伐邶六年

伐耆國七年而崩是文受命稱王改元之明證也受命者受商

紂之命爲西伯賜弓矢斧鉞俾得專征伐西伯所節制陝以東

六州之諸侯此分天下爲二伯之伯非雍州之伯也左氏春秋

是書經解讀編

襄四年傳曰文王率殷之畔國以事紂小雅四牡毛傳文王率

諸侯撫畔國而朝聘乎紂楚詞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號衰

者謂號呼以救殷室之衰惟王逸注以牧為雍州牧則非也若止十州之牧能三分天下有

其二乎文王以西伯所治三分有工之民心即以其所有者還

事乎殷當此王室如燬之時他人雖願拯之而不能惟文王至

德足以感孚乎上下而又以難得之多才濟其至德此皆非聖

人不能也逸周書程典解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

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宗當作崇謂崇

侯虎也蓋文王初與鄂侯鬼侯同為三公及諫爭後二人死一人

囚羸里此時文王已聽之天命矣既而散宜生閔天南宮适等

廣求珍奇得文馬駁身朱鬣曰鷄斯之乘江淮如車渠之大貝

及白狐騶虞之獸與有參氏之美女二以獻紂一見大悅曰即

此一物足赦西伯矣況其多乎史記書大傳呂氏春秋大同小異翻然立釋文

王其釋之者以能遂已欲徇己好非若前此之迂闊諍諫也文

王既出羸里見紂心甫轉機會可乘即迎其善意再獻洛西之

地請除炮烙之刑紂亦翻然而從之遂命為西伯總帥六州賜

弓矢斧鉞得專征伐此時紂已自稱為帝並追帝其父乙故書

有自成湯至于帝乙及國語有商王帝辛之語武王牧誓數紂罪曰怠棄其三

正謂不守三統迭建之義乃越王僭帝並改元為帝辛元年也紂既已自帝則以不甚惜之王

號賜封西伯其視王號亦猶後世吳楚之王不過蠻夷大長而

已之臨其上乃益尊如天故書大傳謂文王受命改元稱王謂

受殷紂之命非自受天命也其受命一年聽虞芮之訟二年伐

犬戎三年敗者國四年伐邠五年伐崇六年伐密須七年而崩
 其四征不庭皆所謂率諸侯征畔國而使朝聘乎紂故紂益喜
 其攘除不服使已得專恣淫泆不虞外患至黎即書大傳之耆
 國為上黨壺關之地已入畿內亦任其用兵者彼黎侯據險要
 踞上游形勢倔強跋扈不貢不朝紂之臣下無能制之者即飛
 廉惡來亦不敢自任其責文王奉命移兵馘之架其巢穴獻俘
 告捷除肘掖腹心之患亦紂意中所深快故祖伊恐奔告于王
 亦惟欲紂之警懼而不能歸咎于西伯也易大畜傳曰內文明
 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箕
 子有文王之德而無其權文王有箕子之心而有其地使六州
 頽尾之民得父母以紓其困所謂陰行善事又能使天驕之主
 傾任而不疑正猶後世北齊書所謂主亂於上政清于下者紂
 之言足拒諫辨足飾非為之臣者止有遵養時晦之一法可以
 稍解毒痛奚必攖其逆鱗再蹈比干鄂侯之轍而無裨揅于痼
 痼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奔走走子曰有禦侮
 此皆八虞二虢以才難濟至德之明證大雅出車采芣杜杜皆
宣王時毛詩誤廁文王
詩內詳予曩著詩古微力主文王無稱王改元之事及治尚書
詩古微大傳始知不用稱王改元則詩書所至闕礙難通不敢護前故
 用鄭君注禮時用韓說及箋詩从毛不復追改之例而別著其
 誼使如天日之可信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五終

仁和邵順穎校
靈石梁恩需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六

前與賦天日之

賦與賦天日之

賦與賦天日之

賦與賦天日之

賦與賦天日之

賦與賦天日之

賦與賦天日之

賦與賦天日之

賦與賦天日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六

南菁書院

書古微七

邵陽魏源默深著

太誓三篇發微

周書第一篇

問太誓之篇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太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曰太誓後得皆以太誓非伏生尚書所有伏生尚書當止二十八篇矣于是馬融王肅以書傳所引太誓不見太誓者甚多疑其不真偽古文遂別撰泰誓三篇以實之然無如史記儒林傳言伏生求得二十九篇鑿有明證于是孔疏為之說曰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史記總并歸之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為民間所得近代朱氏彝尊又

謂伏生二十九篇內一篇為書序此並曲申劉向父子謂伏生書原無太誓之說也王氏引之則謂伏生書本有太誓故謂之二十九篇不待益以民間所得而篇數始足二十九篇皆經文亦不待并序計之而始足引董仲舒對策在武帝七年民間未獻太誓之前而策中已引太誓火流為烏周公茂哉之語為證又引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解故各二十九卷為證又引平當受歐陽尚書班伯受小夏侯尚書而皆引太誓之語為證又引藝文志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且安國卒於武帝中年民間未獻太誓之前為證又引漢書儒林傳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成數十為證又引尚書大傳兩引

太誓之文且言周書自太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及言六誓可

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皆數太誓在內為證

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皆今文所

有以知伏生書二十九篇早有太誓在內而斥向歆父子太誓

後得之說為傳聞失實一說判然冰炭者何曰書序作太誓三

篇上篇述初年觀兵之事中篇為第二次告諸侯之詞下篇為

誓軍士之詞諸儒所訟皆由忘太誓之有三篇而皆執為一篇

佚則全佚得則全得是以執伏生二十八篇之說者無以處夫

董生大傳所引太誓之詞

又司馬相如封禪書及終軍麟木對皆在武帝初年而皆引太誓

及

儒林傳藝文志歐陽夏侯卷數之全執伏生二十九篇之說者

又無以處夫向歆民間後得之語殊不知二十九篇之內如金

縢太誓皆非全文伏生所得者太誓殘本故書大傳歐陽夏侯

董生所引皆上下二篇之文而中篇無一字武帝天漢間孔安國所得及末年民間所獻亦太誓殘本故史記所述馬融所見亦不出上下二篇而書傳所引太誓中篇不在其內惟其皆非全本也故後得之文或與初得者有出入他書所引者間為此書所無惟其皆曾得殘本也故不可謂後得之書不當為先未得者所引知此則諸家之訟不排自解矣或以白魚赤烏流火類於讖緯則書序明有桑穀雉雊嘉禾異畝同穎之文亦可謂非孔子之書乎武成可取惟二三策尙未嘗以武成為盡不可信況太誓乎惟江氏聲王氏鳴盛孫氏星衍所輯太誓零襍件系不成章段不足以補古經今別區為三篇各注出典以息爭訟而弭遺憾

太誓補上

周書第一一篇

惟九年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史記周本紀有九年無四月書大傳有四月無九年今合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齋栗

用之東觀兵三字亦本史記信哉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予小子受先公功必力賞

罰以定厥功遂興師此據周本紀及書大傳參用之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號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此據齊世家及周本紀

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玉舟王跪取出淡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此據書大傳及周本紀楚詞注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見周本紀及大傳

傳鳥作雕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都茂哉茂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天之見

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此書大傳文而董仲舒引作周公曰復哉復哉周禮疏引作周公曰都懋哉子聞古

先哲王之格言皆引此文互有詳略茂復懋三字同音段借不

天之律謂天討有罪大刑用甲兵是即天監之大濩也此正

稽古四句漢書郊祀使上附以周公書報告于王王動色變周

志引即所謂格言也禮太祝疏引又漢書劉輔傳云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

以享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即謂此經也遂至盟

津見齊王郊祀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王郊

字據晉紀總論引周書曰武王將度河不期同時一朝皆曰帝

會于武王郊祀之下者八百諸侯餘見書疏引太誓

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叔齊扣馬而諫

知義士猶未歸心故還師也蓋孔安國古文說

太誓補中周書第

居二年商王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

抱其樂器辨周王曰殷有重罪不可不舉伐乃徧告諸侯

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明詩烝民箋昔有古訓

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

而不能進賢者逐

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妣已為政賞罰無方不用法

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見呂覽引武王告諸侯之詞三不辜謂九侯鄂侯比干也小人

以下三句見墨子尚同篇引太誓以為紂之苛政蓋見知連坐

上帝不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管子非命 紂有臣億萬人維億萬心子有臣三千惟一心管子法禁

篇引太誓 文王若日若月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墨子兼愛 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左傳昭元年及國語周鄭語引太誓 惟爾有邦豕君尙克相子此處當

以意補字 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

五千人東伐紂據周本紀 中篇告八百諸侯也蓋初篇觀兵

是以還師及二年此年死箕子囚始決計征商也

太誓補亾下周書第

維十有一年王伐殷書序 王乃出圖商至於鮮原逸周書和寤解

誓之 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周禮肆師疏

曰惡讀亞亞次也鼓鐘所以觀號令故居前觀臺所以占候故

次之將舟載社主司殺戮又次之宗廟即文王木主載於車中

者故又次之周禮疏引此不言太誓而文非傳 維十一月戊子

諸侯之師初發越五日癸巳王啟行惟丙午王逮師十二月戊

午度于孟津此據漢律歷志也書序作一日戊午師度孟津者

午王逮師六字 前師乃鼓鼗諫師乃愔前歌後舞格于上下據書大傳

疏引作格于上天下地又後漢書杜周 十一年十二月師畢渡

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據周本紀乃詩 天將有立父母民

之有政有居詩譜序疏 王乃作太誓王曰告爾眾庶司馬在前

今殷王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

母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乃斷弃其先祖之

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此據周本紀惟四方之多

馬在前四字從詩大明疏引增重言 故今台發惟龔行天罰

周本紀 采太誓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

昭二十四 年引太誓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國語單襄公引太誓 予克紂

非予武惟朕文考無辜紂克予非朕文考有辜惟予小子無良

坊記引 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周本紀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

厥士女筐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服于大邑周趙岐曰此道武王伐

紂時事皆尚書佚篇文攸往也言 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

士民所往無不念親臣子之節也 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引 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

若崩厥角稽首孟子 王赫奮烈八方咸發高城若池商庶若化尹

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見逸周書武成解與孟子所引太誓相類故附

于此篇之末公與饗古音同部

案上篇曰惟九年中篇曰居二年即書序之十有三年也

序惟據下篇克殷之歲故曰十有一年師度孟津作太誓

既克殷又二年而訪洪範于箕子曰維十有三祀皆據武

王即位之年非并數文王受命之年也既克商二年王有

疾周公禱之作金縢又三年而崩故多方曰今爾奔走臣

我監五祀又曰天惟五年須假之子孫誕作民主禮記所

謂吾與爾三年亦從此傳會逸周書武寤解曰惟十有三

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命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及典寶

云云蓋周公禱於王王而延武王之齡其時武王亦有延

齡三載之夢故立嗣託孤于周公而後世傳聞失實與然

度邑解作于克殷二年而云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

於今六十年則武王即位時年四十有七居文王喪舉而

生成王武王在位十五年而崩年六十有三禮記武王九十三而終當

為六十三之誤其上時成王年十有三明年十有四歲周

公冠之而後出征此見于經文書序乃逸周書章章可考

者至父殂不葬及于戈與劉歆再期大祥伐紂并文王

受命稱王數之為十一年之說皆於經無稽君子所勿道

焉

泰誓武王觀兵克殷蒙文王元年共十三祀發微周書第一篇

文王猶可不伐殷至武王則不可不伐矣史記周本紀曰詩人

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丙之訟後十年而崩案十當為七之

誤史遷問故于孔安國安國受之伏生武王即位脩文王緒業

九年東觀兵至于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紂昏亂暴虐滋甚東

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

箕子殷所以亾箕子不忍言紂惡故問以天道據此知武王克

殷在西伯即位之第三年用商正則在二年三年冬春之間史

漢所同也小異者漢書據書序謂十三年克殷以箕子歸史記

謂十一年克殷十三年始訪箕子耳考尚書大傳曰武王克殷

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去之朝鮮武王

聞之因以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

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此史記問故于孔安國所本初無不

同也但既以武王上承文王之年而于七年後加以武王觀兵

克殷四年僅十有一年于書大序十三祀克殷以箕子歸之言

不合故史記于四年之數外增述九年十一年以詳十三年之

數蓋書序以訪箕子在克殷之後渾括言之而史記則符述之矣豈有書序之文亦必如史傳之詳耶亦豈因書序渾括而遂并二事爲一事兩時爲一時耶考國語武王克殷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韋昭注曰歲在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壬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月在天駟謂戊子日月宿五度日在析木之津謂戊子日白宿箕七度也辰在斗柄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于殷爲十二月是日月合辰柄前一度也星在天龍謂周正月辛卯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距戊子三十三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與須女伏龍之首也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此

可知武王伐紂在卽位之第三年春而其行師則于第二年年之歲杪夏爲十月殷爲十一月是時固未改元借以周正言之則爲十二月也蓋于二年之建亥月戊子日起師是爲周正十二月之二十八日晦前一日也師先行武王自後從之武王之行則于三年之建子月癸巳日是爲周正之正月初三日親行也漢書賈捐之傳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至丙午日逮及師前而進月之十六日也戊午渡孟津則周之正月二十八日矣後五日癸亥至牧野夜陳師是爲周正之二月初四日之夜也卽于甲子昧爽合戰是爲初五日也國語所言與劉歆三統歷相符是知文王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爲十一年又逾二年爲十三祀而訪箕子但史記所述與書序有詳簡之殊豈能以

史之詳責書序之簡亦豈能以書序之簡疑史傳之詳哉
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齡者鈴之假借蓋當
日夢中奉上帝以九鈴手賜文王而文王會其意占爲年齡猶
夢書所謂夢棺得官之類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當作我
百爾六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六十三而終古
文六九形近六謔爲九傳寫之譌年齡脩短天賦非人力從古
帝王無減年錫子之事蓋亦必夢中錫鈴之時帝命文王以三
鈴與子故文王會其意可減己三鈴以益子因豫以告武王也
天之厭商甚矣使文王再延三齡則朝覲謳歌訟獄盡歸于周
其克殷之期不能延至武王而有服事不終之恨使武王不益
三齡則克商二年王有疾周公何能有禱卜請命之靈蓋周公

不禱于天而禱于三王者亦以文王舊有錫齡之夢家庭相傳
蚤非一日故欲於此驗之也至於太王實始翦商夫太王當纁
鬻迫逐奔走岐陽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之時且值武丁朝諸侯
有天下之後安得遽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亦安得有讓商之心
爾雅釋詁翦勤也國語元王勤夏十四世而興周之勤商猶契
之勤夏也太王王季其勤王家故後漢書西羌傳引紀年云武
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穀馬十四匹三
十五年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
之戎周師大敗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王季爲殷
牧師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
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季歷功賜以圭瓚九命爲伯皆世勤王家

之事周之王業實始文王太王王季特肇基之始耳至泰伯之於周則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泰伯王季相友之明文並無辟讓之誼而夫子言泰伯三以天下讓何耶且父病而兄弟託詞采藥于二千里之外不情一聞太王之薨兄弟奔喪至周王季亦不留之聽其自去自來何謂因心則友不情二以端冕開文明之君而太王即以國傳之命異日轉傳文王如般人兄弟世及有何不可而居夷遜世迹類朝鮮不情三夫子且謂民無得而稱而今于百世下欲尋至德無名之證其可得乎以無名名之亦即以不解解之其諸惟聖人能知聖人與

牧誓上

周書第二篇馬融注謂牧野即妹邦以牧馬秣飼得名不知妹邦毛詩作沫以水名地沫邦王都大名牧野乃其小地況今文牧本作姆

何得傳會牧地又傳會為妹邦耶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豕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士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司晨維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

如羆于商郊弗返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大夫牧誓下

見尚書大傳名大戰篇即牧誓之下篇也

武王與紂戰于姆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乎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焉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肯餘肯餘里落之壁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武王聞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民方知曰

王之于仁人也死者猶式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凶者表其閭況于在者乎王之于財也取者散之況于復藉乎在者歸其父況于復徵乎

謹案牧野雖誓止及武功而所以甯民致其崩角稽首誕敷文德以開八百之祚者尙未見于經即逸周書所載真武成篇亦有後人增竄不可盡信是猶開國之遺憾也惟大傳是篇所述賢臣聖主勗謀莊議上繼皋謨視逸周書又曉然而出其類自非命世大儒亞聖鄰幾之學烏能吐辭為經使百世下如目覩者乎謹輯以為牧誓下篇次于

泰誓之後可謂武亦盡善無遺憾矣

武成補亡上

周書第三篇即克殷篇也

史記周本紀全用克殷篇在汲冢書未出以前則孔安國古文書固以克殷篇為武成無疑史遷問故于安國而知之故全載於本紀與漢書律歷志之引世俘為武成者各為一事疑古武成為上下二篇故今分輯之以補其久而正偽古文之陋其膚侈不可信則附注焉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孔晁注十二年正月牧野商郊紂出朝歌三十里而

迎戰也武王使師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

商師大崩以上逸周書有之以下史記紂師雖眾皆無戰心欲

武王急入皆倒兵以開紂師此五句血流漂杵四字見孟子明

下逸周書無史記數語故孟子之語無所著東晉古文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蓋合史記孟子兩文兼用之也商

辛奔內登于鹿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紂取天智玉琰縫身

厚以自焚凡告焚玉皆銷天智玉不銷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

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

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既自焚已乃使人帷而守

之原文云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

鉞懸諸太白乃適二女之所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

以輕呂斬之以元鉞懸諸小白云云史記亦同案上文既言登

臺屏遮而自燔于火又世俘解云紂取天智玉琰縫身厚以自

焚凡告焚玉四千皆銷惟天智玉不銷則是煨燼之餘玉石俱

焚何況骨肉尚何有首可斬有二妻首可辨一篇之中自承自

盾顯為後人附益蓋死于自焚者周史原文也焚後加鉞懸旗

者戰國險人竄入也武成之書春秋戰國迭有竄入故孟子以

為不可盡信而僅取二三策則孔子所錄之武成已非周初原

本矣桀奔南巢湯就而放之使紂不死武王之觀者皆進蹴之武

如成湯放桀之故事紂之自焚死武王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武

言紂鬪死紂之官衛與紂棄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武

王使人帷而守之其言已不情况又為兩鉞兩白之斬懸乎市

中行刑國君尚為不舉遺體縱燔成煨燼武王必舉袁斂葬封

樹比于社之屋何有手刃逞仇而後快心乎况武王克商下

車即求紂子武庚封以故都及武庚畔又求微子封於宋爵上

公列三恪脩禮樂作賓王家與國終始周家仁厚開基待先代

之厚如此而獨武王以斬鉞懸首之詞誣聖欺天而謂史佚之

徒有此謬文乎蓋又戰國乃出場于厥軍及期百夫荷素質之

所竄入故孟子不信歟

是書經

書古微七

旗于王前

注素質白旗前為王

王叔振鐸奏拜假

孔注羣臣諸侯應拜假者

則曹叔振鐸奏行也

又陳常車

孔注常車威儀車也

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

王

史記作畢公

泰顛闕天皆執輕呂以奏丑即位於社南大卒之左

孔注輕呂劍名執王輕呂當門奏大卒屯兵以衛也

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傅

禮傳禮相禮也史記衛叔封布茲

召公畢贊宋師尚父牽牲

孔注贊佐采事也倅王也

尹逸

策曰殷末孫受德迷先王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

紂字受德書曰其在

受德督與此正同史起作殷末孫紂殄廢先王明德

皆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旻天上

帝武王再拜稽首曰

史逸讀策語未終而武王先拜也

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

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史記引至此止

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

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忽振鹿

臺之財巨橋之粟

南宮忽史記作南宮适振散也即論語周有大賚之事

乃命南宮百達

史佚遷九鼎三巫

百達即論語之伯達晉語文王詢于八虞注周有八士皆在虞官三巫孔晁注地名史記

作寶

乃命闕天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祝崇賓饗禱之於軍

孔晁注宗

祝主祝賓敬也饗祭前所禱之神

乃班

孔注還鎬京也

武成補亡下

周書第三篇即世倅解也

惟一月壬辰殤死霸若翼曰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維三月既旁生

霸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曰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

乃以庶國祀餞于周廟

凡八十二字亦律歷志所引其文見逸周書世倅解則世倅之為武成下篇亦

無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

孔注言成者執殷倅通之以為

國也此克紂還歸所作案武成名篇即取篇首二字也

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曰丁未

丙午丁未舊作丙辰了已盧校改從一月丙午十六日數至二月五日甲子方合

王乃步自于周征伐

商王紂孔注旁廣也大月大時也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

甲子朝至接于商孔注越於也則咸劉商王紂執矢惡臣百人

孔注劉克也矢惡臣崇侯之黨也太公望命禦方來才卯望至告以馘俘孔注

受命禦追紂黨方來戊辰王遂禦循追祀文王時日王立政孔注禦循追祀以克紂告

祖考壇帷而祭是日立王政布天下呂他命依越戲方王申荒新至告以馘俘孔注

荒新將也越戲方紂邑侯來命依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孔注侯來亦將也靡

陳紂二邑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依衛告以馘俘孔注百弇亦將辛亥薦俘

殷王鼎孔注殷國之鼎案通鑑前篇作薦殷俘正殷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

帝孔注矢陳也王不革服格于廟秉黃鉞語治庶國籥人九終孔注不改

祭天之服以告祖考急於語治也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

列升告殷罪孔注虞公虞仲邑考文王長子也皆升主于王祀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黃鉞正

國伯孔注于籥人進則王進正伯之位也王子王服袞衣矢琫格廟籥人造王秉

黃鉞正邦君孔注正諸侯之位也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孔注王士紂之士所囚俘者

籥人造王矢琫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亨一終王拜手稽首王

定奏庸大亨三終孔注大亨獻爵奏庸擊鐘甲寅謁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

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孔注謁告也明明詩篇乙名武以干羽為萬舞也

卯籥人奏崇禹生開王終王定孔注崇禹生開皆篇名告非一故連日有事也源案漢書董仲

舒傳王者未作樂時因先王之樂宜于事者用之故周世以大武與大夏並舞及所奏九夏皆夏樂之名此崇禹生開等皆夏

樂章可知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陳本百韋新荒

三將也磨及宣方及蜀皆國名路史國名紀云鄜商時侯國從地從邑本作磨也戰國秦策黃歇去割濮磨之地新序作濮歷

是磨近濮在商畿內之地乙巳陳本命新荒自蜀磨至告禽霍

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兩告以馘俘孔注

牛于天子稷五百有四孔注及宗廟山川也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

二千七百有一孔注所用甚多似皆益之蓋與上文民數為俘數皆戰國時人竄入周初史臣似不至是也

附錄孟子墨子呂覽論語佚文

有攸不為臣東征殺厥土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爾雅郭注引篚

厥二語為肅征篇云孔增益作泰誓文案不盡出為臣非克紂事乃周公相武王滅奄之事也

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

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

予一人見墨子案詩周頌墜山喬嶽允猶翁河鄭箋謂信考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是武王于諸嶽皆望祀而未親祭

故管子數古帝王封泰山不及武王墨子此文與論語出入當是武成篇望祀泰山之祠

然後濟於河西歸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

乘牛弗服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見呂覽慎大篇即書序往伐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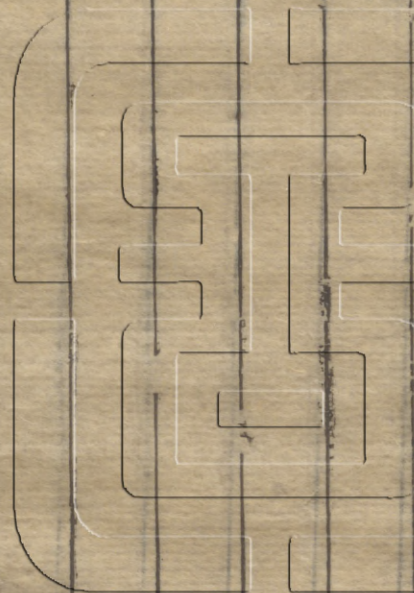
伐歸獸作武成之佚文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

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

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此武成篇佚簡見於論語者與墨子所引相出入孟子

所取二三策殆其是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六終

仁和邵順穎校
靈石梁恩需

